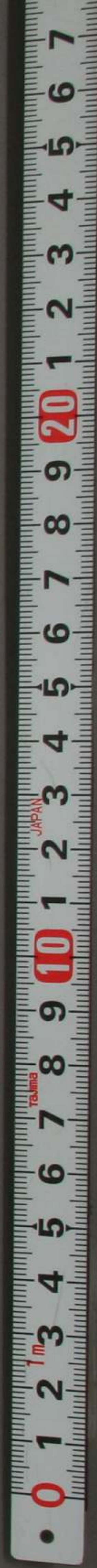


特 別
^21
4254
9

交遊
1285





八二
4254
9

第一早稻田高等學院演習室



<97-77>

第二十七卷

錢秀才錯占鳳凰

漁船載酒日相隨

湖面風收雲影散

短笛蘆花深處吹

水天光照碧琉璃

這首詩是宋時楊備遊太湖所作這太湖在吳郡西南三十餘里之外你道有多少大東西
二百里南北一百二十里周圍五百里廣三萬六千頃中有山七十二峯襟帶三州那三州
蘇州湖州常州東南諸水皆歸一名震澤一名具區一名笠澤一名五湖何以謂之五湖東
通長州松江南通烏程吳興西通宜興高淳北通晉陵溧陽湖東通嘉興非溪水凡五道故謂
之五湖那五湖之水總是震澤分流所以謂之太湖就太湖中亦有五湖名色曰菱湖遊湖
莫湖貢湖香湖五湖之外又有三小湖扶椒山東曰梅溪湖杜坂之西魚查之東曰金鼎湖
林屋之東曰東皇里湖吳人故稱做太湖那太湖中七十二峰惟有洞庭兩山最大東洞庭
曰東山西洞庭曰西山兩山分峙湖中其餘諸山或遠或近若浮若沉隱現出沒於波濤之
間有元人許謙詩為證

周迴萬水人

遠近數州環

南極疑無地

兩浮直際山

三江歸海表

一徑界河間

白浪秋風疾

漁舟意尚閑

那東西兩山在太湖中間四面皆水車馬不通欲遊兩山者必駕舟楫往往有風波之險音

今古奇觀

卷二十七

宋時宰相范成大在湖中遇風曾作一首詩云

白霧漫空白浪濤

舟如竹葉信浮沉

濤頭一線來何急

自有山川印此心

話說兩山之人善於貨殖八方四路去為商賈所以江湖上有個口號叫做鑽天洞庭內中單表西洞庭有個富家姓高名贊少年慣走湖廣販賣糧食後來家道殷實了開起兩個解席托著四個夥計掌管自己只在家中受用渾家金氏生下男女二人男名高標女名秋芳年長高標二歲高贊請個積年老教授在家館教著兩個兒女讀書那秋芳資性聰明自七歲讀書至十二歲書史皆通寫作俱妙交十三歲就不進學堂只在房中習學女工描綉刺鳳看看長成一十六歲出落得好個女兒美艷非常有西江月為證

面似桃花含露體如白雪圓成眼橫秋水黛眉青十指尖尖春筍

嬌嬈休言西子風流不讓崔鶯金蓮窄窄辨兒輕行動一天手韻

高贊見女兒人物整齊且又聰明不肯將他配個平等之人定要揀個讀書君子才貌俱全的配他聘禮厚薄到也不論若對頭好時就賠些粧奩嫁去也自情願有多少家門富室日來求親高公訪得他子弟才不塵衆貌不起羣所以不曾許允離則洞庭在大水中央乃三州通道況高公又是個家富這些做媒的四處傳揚說高家女子美艷聰明情願陪錢出嫁只要擇個風流佳婿但有一二分才貌的那一個不披風緝綫火媒說合說時誇獎得播安

般貌才及至訪察都只平常高公被這夥做媒的哄得不煩耐了對那些媒人說道今後不須言三語四若果有人才出眾的便與他同來見我合得我意一言而決可不快當自高公出了這些言語那些做媒的人就不敢輕易上門正是

眼見方為的

傳言未必真

試令今有石

驚破假銀人

話分兩頭却說蘇州府吳江縣平望地方有一秀上姓錢名青字萬選此人飽讀詩書廣知今古更兼一表人才也有西江月為證

出落眉紅齒白生成眼秀眉清風流不在看衣新衫怕行中領袖○下筆千言立就揮毫

四坐皆驚青錢萬選好聲名一見人人起敬

錢生家世書香產微業薄不幸父母早喪愈加零替所以年常弱冠無力娶妻止與老僕錢興相依同住錢興日逐做些小經紀供給家主每每不敷一錢兩飽幸得其年遊庠同縣有個表兄住在北門之外家道頗富就延他在家讀書那表兄姓顧名俊字伯雅與錢生同庚生都是一十八歲顏俊只長得三個月以此錢生呼之為兄父親已逝止有老母在堂亦未曾定親說話的那錢青因家貧未娶他出身富家之子如何一十八歲還沒老婆其中有個緣故那顏俊有好高之病立誓要嫁絕美的女子方與他締姻所以急切不能成就且顏俊自己又生得十分醜陋怎見得亦有西江月為證

面黑渾如鍋底眼圓却似銅鈴瘦疤密擺泡頭釘黃髮蓬鬆兩鬢○牙齒真金排就身軀

今占奇觀一 卷二十七

二

頑鐵敲成生來腹內無文氣枉了名呼顏俊
那顏俊雖則醜陋最好妝扮穿紅着綠低聲強笑自以為美更兼他腹中全無滿墨紙上難
成片語偏好學今論古實美才學錢青雖知不是同調却也藉他餘地為讀書之資每事湊
着他故此顏俊甚是歡喜事事商議而行甚說得著話休絮煩一日正是十月初旬天氣頗
後有個門房遠親姓九各辰號少梅為人生意行中頗頗伶俐借顏俊些本錢在家開個
菓子店營運過活其日在洞庭山販了幾擔黃橘歸來送一盤至顏家獻新他在山上聞得
高家選婿之事說話中偶然與顏俊談話也是無心之談誰知顏俊到有意了想道我一向
要覓一頭好親事都不中意不想這良姻緣却落在那裏惹着我恁般才貌又有家私若夫
媒去再增添幾句好話怕道不成那日一夜眠不若天明起來急急梳洗了至小梅家小梅
剛剛開門出來見了顏俊便道大官人為何今日起得恁早顏俊道便是有些正事欲待相
煩恐老兄出去了故此早來小梅道不知大官人有何事且委請裏面坐了請教顏俊到坐
啓下作了揖分宿而坐小梅又道大官人但有所委必當竭力只恐用小子不著顏俊道此
來非為別事特求少梅作伐小梅道大官人作成小子賺花紅錢最感厚意不知說的是那
一頭親事就是老兄昨日說的洞庭西山高家這頭親事高家下甚是相宜求老兄作成小
子則個小梅咳嗽的笑了一聲道大官人莫怪小子直言若是別家小子就與你去說了那個
高家大官人作成別人做了罷顏俊道老兄為何推托這是你說起的怎麼又叫我去尋別

人小梅道不是小子推托只為高老有些古怪不容易說話所以遲疑顏俊道別件事或有
些東扯西拽東掩西遮不容易說話這做媒乃是冰人撮合一天好事除非他女兒不要嫁
人便罷休不然少不得男婚女嫁隨他古怪難須知媒人不可怠慢你怕他急的還是你故
意作難不肯總成我這頭美事這也不難我央別人去說說成了時難想喫我的喜酒說罷
連忙起身那小梅領借顏俊家本錢平日奉承他的見他有忽然不悅之意即時下般轉舵
道大官人莫要性急且請坐了再細細商議顏俊道肯去說便去不肯就罷了有甚話商量
得口裏雖則是恁般說身子却又轉來坐下小梅道不是我故意作難那老兒真個古怪別
家想媳婦他偏要相女婿但得他當面看得中意纔將女兒許他有這些難處只怕勞而無
功故此不敢把這個難題目包攬在身上顏俊道依你說也極容易他要當面看我時就等
他看個眼飽我又不要疾怕他怎地小梅不覺呵呵大笑道大官人不是沖撞你說大官人
勝過幾倍他還看不上眼裏大官人若是不把與他見面這事緣沒一分二分還有一厘二
厘若是當面一看便萬分難成了顏俊道常言無說不成媒你與我包荒只說十二分人才
或者該是我的姻緣一說就成不要面看也不可小梅道倘若要看時怎如何顏俊道且
至那時再有商量只求老兄速去一言小梅道既蒙吩咐小子好方去走一遭便了顏俊臨
起身又叮囑道千萬千萬說得成時謝銀二十兩這紙借契先奉還了媒費花紅在外小梅
道當得當得顏俊別去不多時就叫人封上五錢銀子送與小梅為明日買舟之費那一花

在床上又眠不著想道倘他去時不盡其心糊塗的回復了我可不是枉走一遭再差一個伶俐家人跟隨他去聽他講甚言語好計好計等天明便喚小乙隨了小乙往山上去說小乙去了顏俊心中牽掛即忙梳洗忙忙往近處一個關聖廟中求籤卜其事之成否當下焚香再拜起籤筒搖了幾搖撲的跳出一籤拾起看時卻是第七十三籤壁上寫得有籤詩四句云

憶昔蘭房分袂時

而今忍把信音乖

痴心指望成遠理

到底誰知事不諧

顏俊才學雖然不濟這幾句半訣文義顯淺難道好歹不知求得此半心中大怒連聲道不准不准撒袖出廟門而去回家中坐了一會想道此事有甚不諧難道真個嫌我醜陋不中其意男子漢須比不得婦人只是出得人前罷了一定要選個陳平潘安不成一頭想一頭取鏡子自照側頭側腦的看了一回良心不昧自己也看不過了把鏡子向桌上一撇嘆了一口冤氣呆呆而坐准准的悶了一口不題且說小梅是日同小乙駕了一隻三穩快船趕著無風爭浪啊呀欸乃的搖至西山高家門首停船剛剛是未牌時分小梅將名帖遞了高公出迎問其來意說是與令愛作伐高贊問是何宅小梅道就是做縣一個舍親家業也不薄與宅上門戶相當此子年十八讀書飽學高贊道人品生得如何老漢有言在前定要當面看過方敢應承小梅見小乙緊緊靠在椅子後邊只得下老實扯個大謊便道若論人

品更不必言堂堂一軀十全之相況且一吐文才十四歲出去考童生懸裏就高高取上一名這幾年爲了父憂不曾進院所以未得進庠有幾個老學看了舍親的文字都許也京解之才就是在下也非慣於爲月老因年常在貴山買菓偶聞令愛才貌雙全老翁又慎於擇婿因思舍親正合其選故此斗膽輕造高公聞言心中甚喜便道令親果然有才有貌老漢敢不從命但老漢未曾親自終不放心若得足下引令親過寒家一日更無別說小梅道小子並非謬言老翁他口自知只是舍親是個不出書房曰小宜人或者未必肯來宅上就是小子寬綏來時若成得親事還好萬一不成舍親何面目同轉小子必然討他埋怨了高公道既然人品十全豈有不成之理老夫生性是在般小心過度的人所以必要親眼若是令親不肯下顧待老漢來宅足下不意之中引令親來一觀却不妥帖小梅恐怕高公要到吳江訪出顏俊之醜即便轉口道既然尊意必要會面小子還同舍親奉拜不敢煩尊駕去履說罷告別高公那裏肯放即教備酒肴相款吃至更餘高公留宿九辰道小舟帶有舖陳明日要早行即今奉明等舍親登門却又相擾高公取舟金一封相送小梅作謝下舟次早順風拽起飽帆不至去干日到了吳江顏俊正呆呆的站在門前望信一見九辰歸家便迎住問道有勞老兄去返引體如何小梅把惡答之言細述一遍他必要面會之官人如何處置顏俊嘿然無言小梅便道暫別再會竟自歸家去了顏俊至裏面喚過小乙來問其詳細只恐小梅所言實小乙說來果是一樣顏俊沉吟了半晌心生一計再走至小梅家與他

商議不知說的是甚么計策正是

爲思佳偶情如火

索盡枯腸夜不眠

自古懶綴皆分定

紅絲豈是有心牽

顏俊與小梅道適纔老兄所言我有一計在此也不打緊小梅道有何好言顏俊道表弟錢萬選向在舍下同窗讀書他的才貌比我勝幾分兒明日我央及他同你去走一遭把他只說是我哄過一時待行過了聘不怕他賴我的婚事小梅道若看了錢官人萬無不成之理只怕錢官人不肯顏俊道他與我至親又相處得極好只央他點一逼名兒有甚虧他虛料他決然無辭說罷作別回家其夜就在書房中陪錢萬選夜飯看比常分外路齊錢萬選忽然道日日相擾今日何勞盛設顏俊道但吃三杯有小事相煩賢弟則個認是莫要推托錢萬選道小弟但可効勞之處無不從命只不知甚麼事顏俊道不瞞賢弟說對和開菓子店的尤少梅與我作伐說的女家是洞庭西山高家一時問誇了大日說我十分二貌不想說得忒開與了那高老定要先請我去面會一會然後行聘昨日商議若我自近不治不應了前言一來少梅沒趣二來這親事就難了故此要勞賢弟認了我的名色同小梅一行哄過那高老玉成這頭親事感激不淺愚兄自當重報錢萬選想了一想道別事猶可這事只怕行不得一時便哄過了後來知道你我都不好看相顏俊道原只要哄過這一時若行聘過了就曉得也何怕他他又認得你是什麼人就怪也就怪得媒人與你什么相干况且

他家在洞庭西山百里之隔一時也未必知道你且放心前去倒不要畏縮錢萬選聞了沈吟不語欲待從他也不是君子所爲欲待不從必然取怪這館就處不成了事在兩難顏俊見他沈吟不決便道賢弟常言道天難下來自有長的榜仔凡事有愚兄在前賢弟休得過慮錢萬選道然雖如此只是愚弟衣衫不好不稱仁兄之相顏俊道此事愚兄早已辦下了是夜無話次日顏俊早起便在書房中喚家童取出一皮箱衣服都是綾羅綢緞時新花樣的翠顏色時常用龍涎麝香與得撲鼻之香交付錢青行時更換下了淨襪絲鞋只有頭巾不好即時與他製了一頂新頭巾封著二兩銀子送與錢青道薄意收充紙筆之用後來還有相酬這一套衣服就與賢弟穿了日後只求賢弟莫向人說洩其令日約定了九少梅明日早行錢青道一依尊命這衣服小弟暫時借穿後日依舊納還這銀子一發不敢受了顏俊道古人車馬輕裘與朋友共就沒此事相勞那幾件粗衣奉與賢弟穿了不爲大事這些須薄意不過表表情辭卻反教愚兄慚愧錢青道既承仁兄盛情衣服便勉強受下那銀子斷然不敢受顏俊道若是賢弟固辭便是推托了錢青方纔受了顏俊是日約會九小梅小梅本不肯提這干系只爲不敢得罪於顏俊勉強承顏俊預先備下舟隻及車中供應食物和鋪陳之類又撥兩個家童伏侍連前番跟去的小乙共是三人綢衫綉包極其華整隔夜俱已停當又吩咐小乙和家童去彼只當自家大官稱呼不許露出個錢字過了一夜侵早就起來催促錢青梳洗打扮錢青貼裏貼外都換了時新華麗衣服行動香風拂

拂比前更覺風雅正是

分明荷今留香去

疑是潘郎擲果回

顏俊請少梅來家同錢青吃了早飯小乙和安童俱隨下船又遇了順風片帆直吹至洞庭西山天色已晚舟中過宿次早飯後約莫高公起身錢青全東寫顏俊各字拜帖讓讓些那個晚字小乙捧帖至高家門前投下說尤小梅引顏宅小官人特來拜見高家僕人認得小乙的過忙通報高公即快請假顏俊在前小梅在後步入中堂高公一眼看見那個小後生人物軒昂衣冠齊楚心下已自三分歡喜錢青已畢高公看椅上坐錢青自謙幼輩再三不肯只得東西昭穆坐下高公肚裏暗暗歡喜果然是個謙謙君子坐定先是小梅開口稱謝前日相擾高公答言多慢接口就道此位就是令親顏大官人前日不曾問貫表錢青道年幼無表小梅代言舍親表字伯雅伯仲之伯雅俗之雅高公道尊名尊字俱稱其實錢青道不敢高公問他家世錢青又一對答出詞吐氣十分溫雅高公想道外才已是美了不知他學問如何且請先生和兒子出來相見盤他一番便見有學無學獻茶二道吩咐家人書館中請先生和小舍出來見客去不多時只見五十多歲一個儒者引了一個垂髫學生出來眾人一齊起身作揖高公一一通名這位是小兒的業師姓陳見在府庠這就是小兒高標錢青看那學生生得眉清目秀十分俊雅心中想道此子如此其才可知顏兄好造化哩又獻了一道菜高公便對先生道此位尊客是吳江顏伯雅年少才廣那陳先生已會

了主人之意便道吳江是人才之地見高標廣定然不同請問尊客有三高兩端是那三個錢青答言范蠡張翰陸龜蒙又問此三人何以見得他好處錢青一分疏出來兩個遂互相盤問了一遍錢青見那先生學問平常故意談天論地講古論今驚得那先生一字俱無連稱道奇才奇才把一個高公喜得手舞足蹈即喚家下悄悄吩咐備飯要齊整些家人聞言即時拾開桌子排下五色菓盤高公取杯筋安席錢青答教謙讓了一次照前昭穆坐下三湯十菓還是小吃頃刻間排滿了桌子這個出力而辦你道為何如此便當原來高公的媽媽金氏最愛其女聞得媒人引顏小官人到來也伏在遮堂背後張着看見一表人才語言響亮自家先中意料高老必然同心故此預先準備筵席吩咐流水的就搬出來主客共是五位酒後飯後後酒直喫至紅日銜山錢青和小梅起身告辭高公心中甚不忍別意欲攀留幾日錢青那裏肯住高公留了幾次只得放他起身錢青先別了陳先生口稱承教次與高公作謝道明日早行不得再求告別高公道會幸勿慢勿得見罪小學生也作揖過了金氏已備下幾色路費相送無非是酒米魚肉之類又有一封舟金高公扯小梅到背去說道顏小官人才貌更無他說若得小梅居間成就萬分之幸小梅道小子奉命直送上船方纔分別當夜夫妻兩人說了顏小官人一位正是

不須玉杵于金聘

已許紅繩兩足纏

再說錢青和小梅次日開船風水不順直到更深方纔抵家顏俊獨自秉燭夜坐專聽好音

今古奇觀

卷二十七

六

二人叩門而入備說昨朝之事顏俊見親事已成不勝之喜忙忙的就本月中擇個吉日行聘果然把那二十兩借契送還了小梅以為謝禮就揀了十二月初三日成規高公得意了女婿况且禮儀久已完備並不推阻日往月來不覺十一月下旬吉期將近原來江南地方娶親不行古時親迎之禮都是女親家和阿舅自送上門女親家謂之送郎阿舅謂之抱嫁高公為選中了乘龍佳婿到去誇揚今日定要女婿上門親迎准備大開筵宴遍請遠近親隣吃喜酒先遣人對小梅說知小梅吃了一驚忙來對顏俊說了顏俊道這番親迎少不得我自去走避小梅跌足道前日女婿上門他舉家都看他的行樂圖也畫得出在那裏今番又換了面貌教做媒的如何措辭好事定然中變連累小子必然受辱顏俊聽說倒反埋起眼人來道當初我原說過來該是我姻緣自然成就若弟一上門時自家去了那見得今日進退兩難都是你捉弄故意說得高老十分古怪不要我去教錢家表弟替了誰知高老甚是好情一說就成並不作難這是我命中注定該做他的女婿豈因見了錢表弟方才肯成況且他家已受了聘禮他的女兒就是的人了敢道個不是麼你看我今番自去他怎生發付我難道賴我的親事不成小梅搖著頭道成不得人也還在他家你狠到那裏去若不肯遣人送上轎你也没奈何他顏俊道多帶些人從去肯便肯不肯時打進去搶將歸來便告到官司有生辰吉帖為證只是賴婚的不是我豈沒差去小梅道大官人休說滿話常言道駟龍不關地頭蛇你的從人雖多怎比得坐得的有增無減萬一弄出事來纏到官司

那老兒訴說求親的是一個娶親的又是一個官府免不得叫媒人詰問刑罰一下小人只得實說連錢大官人前程干係不是要去顏俊想了一想道既如此索性不去了勞你明兒去覆他一聲只說前日已會會過了做縣沒有親迎常規是從俗送親罷小梅道一發成不得高老因看上了佳婿到去誇其才貌那些親友等親迎之時都要來厮認道是斷然要去的顏俊道如此怎麼好小梅道依小子愚見更無別策只得再央分表弟錢大官人走避索性哄得到底哄得新人進門你就靠家大了不恐他又奪了去結姻之後縱然有話也不怕他了顏俊頓了一頓口道話倒有理只是我的親事倒作成人去風光夾及他時還有許多作難哩小梅道事到其間不得不如此了風光只在一時那及得大官人終身受用顏俊又喜又惱當下別了小梅回至書房對錢青說道賢弟又要相煩一事錢青道不知兄又何事顏俊道出月初三是愚兄畢姻之期初二日就要去親迎原要勞賢弟一行方才安當前日代勞不過泛然之事今番親迎是個大禮豈是小弟代得的這個斷然不可顏俊道賢弟所言雖當但因切祈會面他家已認得了如今忽換我去必然疑心此事恐有變卦不但親事不成只恐還要成訟那時連賢弟有干係却不是為小妨大妨一天好事自家弄壞了若得賢弟親迎回來成就之後不怕他開語問言這是個權宜之術賢弟須知塔尖上功德休得因辭錢青見他說得情辭懇切只索依允顏俊又喚過吹手及一應接親人從那旁吩咐了不許漏洩風聲要得親回都有重賞衆人誰敢不依及至了初二日侵晨絕早小梅便

至顏家相幫安排親迎禮物及上門各項賞賜都封停當其錢書所用及備巾圍領絲條皂靴並皆齊備時款新樣又分派各人食用大船二隻一隻坐新人又一隻媒人又共新郎同坐中船四隻散載眾人小船一者護送二者以備雜差十餘隻船敲鑼掌號一齊都開出湖面去一路流星炮火好不興頭正是
門闌多喜氣 女婿近乘龍
船至西山已是下午約莫離高家半里停泊小梅先至高家報信一面安排親迎禮物及新人乘坐百花綵轎燈籠火把共有數百錢打粉整齊另有青綢暖轎四轎四綽笙簫鼓樂徑至高家而來那山中遠近人家都曉得高家新女婿才親雙全跪來觀看挨肩並足如看神會故事的一般熱鬧錢青端坐轎中美如冠玉無不喝采有婦女曾見過秋芳的便道這般一對夫妻真個郎才女貌高家揀了許多女婿今日果然被彼揀着了不願眾人且說高公家中大排筵席親朋滿坐未及天晚堂中點得燭通紅只聞得樂聲聒耳船上人報道婿客轎子至門了府相板紅插花忙至廳前作揖念了詩賦請出轎來眾人謙恭揖讓延至中堂各各行禮已畢然後諸親一一相見眾人見新郎俊美一個個暗暗稱羨歎茶後吃了茶菓點心然後定席安位此日新女婿與尋常不同同面南專席諸親友環坐相陪大吹大擂的飲酒隨從人等外廂另有款待且說錢青坐於席上只聞得不住聲的贊他才貌贊高老選婿得人錢青心裏暗笑道他們好似見鬼一般我好像做夢一般做夢的醒了也只怕淡那些見神見鬼的不知如何結束哩又想道我今日做替身擔了虛名不知實受還在幾

巧及

時料想不能如此富貴轉了這一念覺得改典起來酒也顧不吃了高公父子輪流敬酒甚是慇懃錢青怕擔誤了表兄的正事急欲抽身高公固留卻又坐了一次用了湯飯飲從的酒都吃完了約莫四鼓小乙走在錢青席邊催促起身錢青教小乙把賞封給散起身作別高公量度已是五鼓時分暗嫁粧套俱已檢點下船只待收拾新人上轎只見舟上都走來說外邊風大難以行舟且消停一時等風頭緩了好走原來半夜裏便發了大風那風刮得好利害只見
空中沙土揚塵 湖內騰波起浪
只爲堂中鼓樂喧闐全不覺得高公叫樂人住了吹打聽時一片風聲吹得怪響眾皆愕然急得小梅只把腳跳高公的心中大是不樂只得重請入席一面差人在外專看天色看看天曉那風越狂起來刮得影雲密布雪花飛舞眾人都起身看著天做一塊兒商議一個道這風還不鎮就停的一個道半夜起的風原要半夜裏停又一個道這等雪天就是沒風也難行得又一個道這雪還要大哩又一個道風太急了停了風只恐湖裏又一個道這太潮不忿他廖斷然還怕是風雪衆人是怎樣問講高老和小梅好生氣悶又停了一會吃了早飯風愈狂雪愈大料想今日過湖不成錯過吉日良時殘冬臘月未必有好日子現且笙簫鼓樂乘輿而來難已教他空去事在千難萬難之際坐間有個老者嘆做周全是高公老郎平日最善處分鄉里之事見高公沉吟無計便道依老漢愚見這事一不難高公道足下計將安在周全道既是選定日期豈可錯過令婿既已來宅何不就此結親趁這筵席做

怎個姻好
天賜來

了花燭等風息從容歸去豈非全美衆人齊道最好高公正有此念却喜得周老說話投機當下便吩咐家人準備洞房花燭之事卻說錢青雖然身子在此本是個局外之人起初風大風小都還不在他心上忽見周全發此議論暗暗驚心這道高老未必曉他不知高老欣然意允老大着忙暗吃吃得爛醉如泥在一壁廂空椅子上打躬去了錢青只得自家心緒不佳掛着大杯只顧吃吃得爛醉如泥在一壁廂空椅子上打躬去了錢青只得自家開道此百年大事不可草草不妨另擇日期再來奉迎高公那裏肯依便道翁婿一家何分彼此況賢婿人己不在堂可以自專說罷高公入內去了錢青又與各位親鄰再三央及不願在此結親衆人都是奉承高公的那一個不極口贊成錢青此時無可奈何只推出恭至外面時怯叫顏小乙與他商議小乙心上也倒不該只教錢秀才推辭此外別無良策錢青道我已辭之再四其奈高老不從若執意推辭反起其疑我只要委曲周全你家主一椿大事並無欺心若有苟且天地不容主僕二人正在講話衆人都走進來道此是美事分岳意已決矣大官人不要疑慮錢青嘿然無語衆人搖錢青請進午飯已畢重排喜筵官相披紅唱禮兩位新人打扮登堂照依常規行禮結了花燭正是

百年姻實今宵就 一雙夫妻此夜深
得意事成失意事 有心人遇無心人
其夜酒闌人散高賢老夫福親送新郎進房伴娘替新娘卸了頭面幾遍催新人安寢錢青

只不答應正不知什麼意故只得伏侍新郎先眼自己出房去了了頭將房門閉上又催促官人上床錢青心上如小鹿亂撞勉強答應了一句道你們先睡了頭們一夜各自倒東斜西去打瞌睡錢青本待秉燭達旦一時不曾討得幾枝蠟燭來燭盡時又不好叫喊忍著一肚子悶氣和衣在床外側身而睡也不知女孩兒頭裏兩次早清清天亮便起身出外到舅子書館中去梳洗高公夫婦只道他少年害羞亦不爲怪是日雪雖住了風尚不息高公且做慶賀筵席錢青吃得醺醺大醉坐得更深進房女孩兒又先睡錢青打熬不過依舊和衣而睡連小娘子被窩兒也不敢觸著又過一夜早起時見風稍緩便要起身高公定要留過三朝方纔肯放錢青不過只得又吃了一日酒坐間背地裏和小梅說起夜間和衣而睡之事小梅雖答應心下未必准信事已如此只索由他卻說女孩兒秋芳自結親之後偷眼看那新郎生得果然齊整心中暗暗歡喜一連兩夜都和衣不解帶不解其故莫非怪我先睡了不曾等待得他此是第三夜了女孩兒預先吩咐丫頭只待官人進房先請他的安息只等新入進來便替他解衣脫帽錢青見不是頭除頭巾急急的跳上床去貼著床裏自睡仍不脫衣女孩兒滿懷不樂只得也和衣睡了又不好告訴爹媽到第四日天氣晴暖高公預先備下送親船隻自己與媽媽親送女孩兒過湖娘女共是一船高公與錢青小梅又是一船船頭俱掛了雜綵鼓樂震天好生鬧熱只有小乙受了家主之托心中甚不快意駕個小小快趕路先行話分兩頭且說顏俊自從打發衆人迎親去後懸懸而望至初二

日半夜鬧得刮起大風大雪心上好不着忙也。只道風雪船行得恐怕挫了時辰。那想道過不得湖一應花燭筵席準備十全等了一夜不見動靜。心下好悶。想道這等大風。到是不曾下船。還在湖中行動。老大擔憂。又想到若是不曾下船。我岳丈知道錯過吉期。安肯胡亂把女兒送來。定然要再選個日子。又不知幾時吉利。可不悶殺了人。又想到若是尤小梅能事時在岳丈前。寬撥權且接來。那時我管那管時。日利與不利。且落得有些受用。如此胡思亂想。坐不安席。不住的在門前張望。到第四日風息。想道決有好音。等到午後。只見小乙先回報道。新娘已娶來了。不過十里之遙。顏俊問道。吉期挫過他家如何肯放新人下船。小乙道。高家只怕挫過好日。定要結親。錢大官已替東人權做新郎。三日了。顏俊道。既結了親。這三日錢大官人難道在新人房裏睡的小乙道。睡是同睡。的劫不會動。那錢大官人是看得熟。鴨蛋伴得小娘。睡顏俊罵道。放屁。那有此理。我托你何事。你如何不叫他推辭。却做下這等勾當。小乙道。家人也說過來。錢官人便說。只要周全你家之事。若有半點欺心。天神鑒察。顏俊聞他說完此時。怒從心上升。惡向膽邊生。一把掌將小乙打在一邊。氣忿忿急奔出門外。專等錢青來。馬開恰船已到岸。錢青終有細膩。預先吩咐小梅伴住高老。自己先跳上岸。只爲自反無愧。理直氣壯。昂昂的步到顏家門首。望見顏俊笑嘻嘻的正要上前作揖去。告訴衷情。誰知顏俊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此際便是仇人相見。分外怨恨。不等開言。便撲的一頭撞去。咬定牙根。狠狠的罵道。天殺你的。

好快活。說聲未畢。托開五指。將錢青衣巾和髮扯做一把亂踢。亂打口裏不絕聲的道。天殺的好欺心的人。費了錢財。把與你現成受用。錢青口中也自分辨。顏俊打罵。忙了那裏聽他半句話。見家人也不敢上前勸錢青被打壞了。但呼救命。船上人聽得鬧吵。齊上岸來看。只見一個醜漢將新郎痛打。正不知甚麼意。故都趕近前解勸。那裏勸得他。開高公問他家。人那家人料講不過。只得實說了。高公不聞猶可。一聞之。時心頭火起。大罵小梅無理。做這等欺三欺四的媒人。使得人家女兒。即拖着小梅。亂打來高家送親的人。也自心懷不平。一齊動手。打那醜漢顏家的家人。圍護家主。就與高家從人對打。先顏俊和錢青是一對。厮打以後。高公和小梅是兩對。厮打。結了兩家家人。打做一團。厮打看的人。重重疊疊。越發多了。街道擁塞。難行。卻似九里山前排陣勢。昆陽城下賭輸贏。事有湊巧。一時本縣大尹恰好送了上司回轎。至於北門見街上。震天喧鬧。却是厮打的。停了轎子。喝叫拿下衆人。見知縣相公衆人都走散了。只有顏俊獨自扭住錢青。高公獨自拖了着。九辰紛紛告訴不得其詳。大尹道。都拿到公庭。逐一細審。不許攙口。見高贊年老。先叫他上堂。詰問高贊道。小人是洞庭山百姓。喚做高贊。爲女擇婿。相中了女婿。才親將女許配。初三日。女婿上門親迎。因被風雪所阻。小人留女婿完了親事。今日送女到。不期遇了這個醜漢。將小人的女婿毒打。小人問其緣故。却是那醜漢哄騙小人的女兒。爲婚。卻將那好錢的後生。冒名到小人家裏。老爺只問媒人。便知好壞。大尹道。媒人叫甚名字。可在這裏麼。高贊

道叫做尤辰現在臺下大尹喝退高贊喚尤辰上來罵道弄假成真以非為是都是你弄出
這個伎倆你可實供出免受重刑尤辰還只含糊抵賴大尹發怒喝叫取夾棍伺候小梅
雖然市井從未熬刑只得實說起初顏俊如何央小人去說親高贊如何作難要選才貌後
來如何央錢秀才冒名去拜望直至結親始末細述了一遍大尹點頭道這是實情了顏
俊這廝費了許多事卻被別人奪了頭簪也怪不得發惱只是起先設心哄騙的不足便喊
顏俊審其口詞顏俊已聽得小梅說了實話又見知縣相公詞氣溫和只得也叙了一遍兩
口相同大尹結束喚錢青上來一見錢青青年美貌且被打傷更有幾分愛憐之意問道你
是個秀才讀孔子之書達周公之禮如何替人去拜望親同謀哄騙有乖行止錢青道此
事原非生員所願只為顏俊是生員表兄生員家貧又錯殺於他家被表兄再四央求不過
勉強應承只道一時權頭玉成其事大尹道任了你既為親情而往就不該與那女兒結親
了錢青道生員原只代他親迎只為一連三日大風太湖之隔不能行舟故此高贊怕誤了
婚要生員就彼花燭大尹道你自知替身就該推辭了顏俊從旁磕頭道青天老爺只看他
應承花燭便是欺心大尹喝道不要多嘴左右扯他下去再問錢青你那時應承做親難道
沒有個私心錢青只問高贊便知生員再三推辭高贊不允生員若再辭時恐彼生疑誤了
表兄的大事故此權成大禮雖則三夜同床生員和衣而臥並不相犯大尹呵呵大笑道自
古以來只有一個柳下惠坐懷不亂那魯男子就自知不及風雪之中就不肯放婦人進門

你少年子弟血氣未定豈有三夜同床並不相犯之理這話哄得那一個錢青道生員今日
自陳心迹父母老翁未必相信只教高贊問自己女兒便知真假大尹想道那女兒若有私
情如何肯說實話當下想個便叫左右喚到老實燈婆一名到舟中試驗高氏是否處女
速來回話不一時燈婆來覆知縣相公那高氏果是處女還未破身顏俊在階下聽說高氏
還是處女便喊叫道既是小的妻子還未破壞小的情願成就大尹又道不許多嘴再喊高
贊道你心下願將女兒配那一個高贊道小人初時原看中了錢秀才後來女兒又與他做
過花燭雖然錢秀才不欺暗室與小女即無夫婦之情已定了夫婦之義若喚女兒另嫁顏
俊不惟小人不願就女兒也不願大尹道正合吾意錢青心下到不肯便道生員此行實是
為公不為私若將此女歸了生員把生員三夜衣不解帶之意全然沒了寧可令此女別嫁
生員決不欺此嫌疑人談論大尹道此女若歸他人你過湖這雨番替人哄騙便是行
止有虧自己前程了今日與你成就親事乃是遮遮掩掩的過失若爾的心已自洞然女家
兩相情願有何嫌疑休得過讓我有明斷遂舉筆判云

高贊相女配夫乃其常理顏俊借人飾已實出奇聞竊床已招佳選何如以羊易牛西鄰
縱有責言終難指鹿為馬兩番渡湖不讓傳書柳殺三霄隔被何慚乘獨雲長風伯為媒
天公作合佳男配了佳婦兩得其宜求妻到底無妻自作之孽高氏斷錢青不須另作花
燭顏俊既不合設騙局於前又不合奢老拳於後事已不諧姑免罪責所費聘儀以助錢

青脚釐一擊之罪九辰住來引誘實啓孽端重懲示警
判訖喝喊左右將九辰重責三十板免其書供竟行逐出蓋不欲使錢青冒名一事彰聞於
人也高贊和錢青拜謝二十人出了縣門顏俊滿面慚愧敢怒而不敢言抱頭鼠竄而去有
好幾月不敢出門小梅自歸家裏將息棒瘡不題却說高贊邀錢青到舟中反殷勤致謝道
若非賢婿才行俱全上官起赦小女幾乎錯配匪人今日倒要賢婿同小女到舍下少住幾
時不知賢婿宅內還有何人壁青道小婿父母雙亡別無親人在家高贊道既然如此一發該
在舍下住了老夫供給讀書賢婿意下如何錢青道若得岳父扶持足感盛德是夜開船離
了吳江陸路宿歇次早值至西山一山之人聞知此事皆當新聞傳說又知錢青存心忠厚
無不欽仰後來錢青一舉成名夫妻和諧至老有詩爲證
醜臉如何騙美妻
作成表弟得便宜
可憐一片吳江月
冷照鴛鴦湖上飛

第一早稻田高等學院演習室

第二十八卷

喬太守亂點鴛鴦譜

自古姻緣天定不繇人力謀求有緣千里也相投對面無緣不偶○仙境桃花出水宮中
紅葉傳情三生簿上注風流何用水人開口

這首西江月詞大抵說人的姻緣乃前生注定非人力可以勉強今日聽在下說一頭意外
姻緣的故事喚做喬太守亂點鴛鴦譜這故事出在那個朝代何處地方那故事出在大宋
景祐年間杭州府有一人姓劉名秉義是個醫家出身媽媽談氏生得一兒一女兒子喚做
劉璞年當弱冠一表非俗已聘下孫家婦的女兒珠娘爲妻那劉璞自幼攻書學業已就至
十六歲上劉秉義欲令他棄了書本習醫業劉璞立志大就不肯改業不在話下女兒小
名慧娘年方一十五歲已受了鄰近開生藥舖裴九老家的聘那慧娘生得姿容豐麗意態
妖嬈非常標致怎見得但見那蛾眉帶秀鳳眼含情腰如弱柳迎風面似嬌花插水體態輕
妍漢家飛燕同稱性格風流吳國西施並美樂宮仙子謫人間月殿嫦娥臨下界
不題慧娘美貌且說劉公見兒子長大同媽媽商議要與他完姻方待教媒人至孫家去說
却好裴九老也教媒人來言要娶慧娘劉公教水人道多多上覆裴親家小女年紀尚幼一
些妝奩未備須過幾時待小兒完姻過了方及小女之事目下斷然不能從命水人得了這
言語來覆裴家那裴九老因是老身得子愛惜如珍寶一般恨不能風吹得大早些兒與他
今古奇觀 卷二十八

畢了婚事生男育女今日見劉公推托好生不喜又央冰人至劉家說道令愛今年一十五歲也不算做小了至我家來時即如女兒一樣看待決不難為就是妝奩厚薄但憑親家並不計論萬望親家由允則劉公立意先要與兒子完親然後嫁女冰人往返了幾次終是不允裝九老無奈只得忍耐當時若劉公允了卻不省好些事體止因執意不從在後生出一段新聞傳說至今正是只因一著錯滿盤俱是空卻說劉公辭脫了裝家央冰人張六嫂至孫家去說兒子的婚事元來孫寡婦母家姓胡嫁的丈夫孫恒原是舊家子弟自十六歲成二十七歲就生下一個女兒名喚珠姨纔隔一歲又生個兒子名喚孫潤小字玉郎兩個兒方在襁褓中孫恒就亡過了虧孫寡婦有些節氣同著養娘守這兩個兒女不肯改嫁因此人都喚他是孫寡婦光陰迅速兩個兒女漸漸長成珠姨便許了劉家玉郎從小聘定善丹吉徐雅的女兒文哥為婦那珠姨王郎都生得一様美貌就如良玉碾成白粉團就一様加添資性聰敏男善讀書女工針指還有一件不但才貌雙全且又孝悌兼全閒話小題且說張六嫂至孫家傳達劉公之意要擇吉娶小娘子過門孫寡婦母子相依滿意欲再停幾時因想男婚女嫁乃是大事只得應承對張六嫂道上面覆親翁親母我家是孤兒寡婦沒甚大嫁妝亦不過是隨常粗布衣裳凡事不要見責張六嫂覆了劉公備了八抬羹果禮物并吉期送至孫家孫寡婦受了吉期忙忙的製辦出嫁東西看看日子已近母女不忍離終日啼啼哭哭誰想劉瑛因冒風之後出汗虛了變為寒症人事不省十分危篤吃的藥就

如後在石上一毫沒用求神問卜俱說無效嚇得劉公夫妻魂魄都喪守在牀邊吞聲哭劉公與媽媽商量道孩兒病勢恁樣沉重料必成親不得不如且辭了孫家且待病痊再擇日罷劉媽媽道老官兒你許多年紀了這樣事難道還不曉得大凡病人勢凶得喜一沖就好了未曾說起的還要去相求如今現成事體怎麼反要辭他劉公道我看孩兒病體凶多吉少若娶來家沖得好時此是萬千之喜不必講了倘或不好可不害了人家子女有潤晚嫁的名頭劉媽媽道老官你但顧了別人却不顧自己你我費了許多心機定得一房媳婦誰知孩兒命薄臨成親卻又患病起來今若辭了孫家孩兒無事不消說起萬一有些山高水低有甚把壁那原聘還了一半也算是他們恩厚了卻不是人財兩失劉公道依你便怎樣劉媽媽道依著我吩咐了張六嫂不要題起孩兒有病竟娶來家就如養媳婦一樣若孩兒病好另擇吉結親倘然不起媳婦轉的時我家原聘并各項使費少不得班足了放他出門卻不是個萬全之策劉公耳朶原是棉花做的就依著老嫂忙去付囑張六嫂不要漏洩自古道若要不知除非莫為劉公使瞞著孫家那知他娶開壁的鄰家姓李名榮曾在人家管個解庫人都叫他做李都管為人極是刁鑽專一要打聽人家的細事喜談樂道困做主管時得了些不義之財手中有錢所居與劉家基址相連意欲強買劉公房子劉公不肯為此以後面和意不和巴不能劉家有些事故幸災樂禍曉得劉瑛有病危急滿心歡喜連忙去報知孫家孫寡婦聽見女婿病凶恐防誤了女兒即使養娘去叫張六嫂來問張六嫂若

待不說恐防劉璞有變孫寡婦後來埋怨欲說了又恐劉家見怪一在兩難欲言又止孫寡婦見他半吞半吐越發盤問得急了張六嫂隱諱不過乃說偶然傷風原不是十分大病將息到做親時料必也好了孫寡婦道聞得他病勢十分沉重你怎說得這般輕易這事不是當要的我受了千辛萬苦守得這兩個兒女成人如珍寶一樣不若含糊賺了我女兒時少不得和你性命相繞那時不要見怪又道你去對劉家說若果然病重何不待好了另擇日子孫寡婦又問小何必這樣要緊問明白了快來回報一言張六嫂領了言語方欲出門孫寡婦又叫轉道我曉得你決無實話覆我的我令養娘同你去走遭便知詳細張六嫂見說叫養娘同去心中著急道不消得好歹不悞大娘之事孫寡婦那裏肯教了養娘些言語隨張六嫂同去張六嫂灑脫不得只得同至劉家却好劉公走出門來張六嫂欺養娘不能得便道小娘子少待等我問句話來急走上前拉劉公至一邊將孫寡婦適來言語細說又道他因放心不下特教養娘同來討個實信卻怎的回答劉公聽見養娘來看手足無措埋怨道你怎不阻擋住了卻與他同來張六嫂道再三推阻如何肯依教我沒奈何如今且留他進去坐了你們再去從長計較面他不要連累我後日受氣說還未畢養娘已將邀來張六嫂就道此間便是劉老爹養娘深深道個萬福劉公還了禮道小娘子請裏面坐一齊進了大門至客坐內劉公道六嫂你陪小娘子坐著待我去教老病出來張六嫂道老爹自便劉公急急走至裏面一五一十學於媽媽又說如今養娘在外怎地回他倘要進來深

看孩兒卻又如何掩飾不如改日子罷媽媽道你真是個死貨他受了我家的聘便是我家的人了怕他怎的不要著忙自有道理便教女兒慧娘你去將新房中收拾整齊留孫家婦女吃點心慧娘答應自去劉媽媽即走向外邊與養娘相見且問道小娘子下願不知親母有甚話說養娘道俺大娘聞得大官人有恙放心不下特教使女來問候二來上覆老爹大娘若大官人病體初痊恐未可做親不如再停幾時等大官人身子健旺另擇日罷劉媽媽道多承親母過念大官人雖是有些身子不快也是偶然傷風原非大病若要另擇日子這斷不能勾的我們小人家的買賣千難萬難方經支持得停當如錯過了却不又費一番手腳況且有病的人正要得喜事來沖他病也易好常見人家要省事時還借這病來見喜何況我家吉期送已多日親戚都下了帖兒請喫喜筵如今忽地換了日子他們不道你家不肯必認做我們討媳婦不起傳說開去卻不被人笑駁壞了我名頭煩小娘子回去上覆親母不消擔憂我家干係大哩養娘道大娘話雖說得是請問大官人睡在何處待使女候問一聲好去家回報大娘也教他放心劉媽媽道適來服了發汗的藥正熟睡在那里我與小娘子代言罷事體總在剛纔的話了更無別言張六嫂道我原說偶然傷風不是大病你們大娘不肯相信又要休來如今見老身不是說謊的了養娘道如此告辭罷便要起身劉媽媽道那有此理說話忙了茶也還沒有吃如何便去即邀到裏邊又道我房裏未會潔淨到在新房裏坐罷引入房中養娘舉且看時擺設得十分齊整劉媽媽又道你觀我家諸

事齊備如何肯又改日子就是做了親大官人到這要留在我房中歇宿等身子全愈了然後回房哩養娘見他整備得停當信以為實當下劉媽媽教了環將出點心茶來碟上又教慧娘也來相陪養娘心中想道我家珠姨是極標致的了不想這女婿也恁般出色吃了茶作別出門臨行劉媽媽又再不囑咐張六嫂是必來覆我一聲養娘同著張六嫂回到家中將上項事說與主母孫真婦聽了心中到沒了主意想道欲待允了恐怕女婿真個病重變出些不好來害了女兒將欲不允又恐女婿果是小病已愈悞了吉期疑惑不定乃對張六嫂道六嫂待我商量定了明早來取回信罷張六嫂道正是大娘從容計較計較老身聞早來也說罷自去且說孫真婦與兒子玉郎商議這事怎生計結玉郎道想起來還是病重故不要養娘相見如今必要回他另擇日子他家也沒奈何只得罷了但是空費他這番東西見得我家無有情義倘後來病好相見之間豈道沒趣若依了他們時又恐果然有變那時進退兩難懊悔却便遲了依著孩兒有個兩全之策在此不知母親可聽孫真婦道你且說是甚兩全之策玉郎道明早叫張六嫂去說日子便依著他家嫁妝一毫不帶見喜過了等了三朝就要接轉等病好連嫁粧送去是恁樣縱有變故也不受他們籠絡這却不是兩全其美孫真婦道你真是個孩子家見識他們一時假意應承娶妻過了三朝不肯放回轉怎麼去玉郎道如此怎好孫真婦又想了一想道除非明日教張六嫂依此去說臨期教你姐閃過一邊把你假扮了送去皮箱內原帶一副道袍鞋襪預防到三朝容你轉來不消遲

遲錯若不容且住在那里看個下落倘有三長兩短你取出道袍穿了竟自走回那個扯得你住玉郎道別事便可這件卻便不得後來被人曉得教孩兒怎生做人孫真婦見兒子扯卻心中大怒道縱別人曉得不過是愛笑之事有甚大害玉郎平昔孝順見母親發怒連忙便道待孩兒去便了只不會梳頭卻怎麼好孫真婦道我且養娘伏侍你去便了計較已定次早張六嫂來討回音孫真婦與他說如此如此恁般恁般若依得便可過去依不得便另擇日子張六嫂覆了劉家一一依從你道他為何就肯了只因劉璞病勢愈重恐防不爰單要騙媳婦到了家裏便是買賣了故將錯就錯更不爭長就短的那知孫真婦已先將瑪杌開將個假貨送來劉媽媽反做了

周郎妙計高天下

賠了夫人又折兵

話休煩絮至了吉期孫真婦把玉郎粧扮起來果然與女兒無二連自己也不認不出言假又教這些女人禮數請色好了只有兩件難以遮掩恐怕露出事來那兩件第一件是足與女子不同那女子的尖尖趨趨鳳頭一對露在相裙之下蓮步輕移的花枝招風一般玉郎是個男子漢一隻腳比女子的有三四其大雖然把掃地長裙遮了教他緩行細步終是有些陰蹺蹺也還在下邊無人來揭起裙兒觀看還隱藏得過第二件是耳上的環兒此乃女兒平常時所戴愛輕巧的也少不得帶對了香兒就是那貧苦人家沒有金的銀的就是銅錫便也要買對兒或者爾說玉郎扮做新人滿頭珠翠若耳上沒有環兒可成模樣麼他左耳

還有個環眼乃幼時恐防難養穿過的那右耳却沒眼兒怎生帶得孫寡婦左思右想想
出一個計策來兩道是甚計策他叫養娘討個小小膏藥貼在右耳苦悶時只說環眼生著
疥瘡帶不得環子露出左耳上眼兒掩飾打點停當將珠箔藏過一間房裏專候迎親人來
至了黃昏時候只聽得鼓樂喧天迎親轎子已至門頭張六嫂先人來看見親人打扮得如
天神一般好不歡喜眼不見玉郎問道小官人怎地不見孫寡婦道今日忽然身子有些
不健睡在那裏起來不得那婆子不知就裏不來再問孫寡婦將酒飯犒賞了來人賓相念
起詩賦請親人上轎玉郎上方巾向母親作別孫寡婦一路假哭送出門來上了轎子叫
養娘跟著隨身只有一隻皮箱更無一毫推奩孫寡婦又叮囑張六嫂道與爾說過三朝就
要送歸的不可失信張六嫂連聲答應道這自然不題孫寡婦且說迎親的笙簫一路聒
耳燈燭輝煌至了劉家門頭賓相進來說道新人將已出轎沒新郎迎接難道叫他獨自拜
堂不成劉公道這却怎好不要拜罷劉媽媽道我道理教女兒陪拜便下即令慧娘出來
相迎賓相念了關門詩賦請新人出了轎子養娘和張六嫂兩邊扶著慧娘相迎進了中堂
先拜了天地次及公姑親戚雙雙都是兩個女人交拜隨從人沒一個不接口而笑都相見
過了然後姑嫂對拜劉媽媽道如今至房中去與我兒說喜樂人吹打新人進房來至臥牀
前劉媽媽揭起帳子叫道我的兒今日娶媳婦來家沖沖喜爾須強托精神則個連叫三
四次並不則聲劉公將燈照時只見頭兒至在半邊昏迷去了原來劉公病得身子虛弱耳

鼓樂一震故此昏迷當下老夫妻手忙脚亂挨在人中即教取過熱茶灌了幾口出了一身
冷汗方纔甦醒劉媽媽教劉公看著兒子自己引新人至新房中去揭起方巾打開看時笑
臉如畫靨戚無不喝采只有劉媽媽心中反覺苦楚他想媳婦模樣美觀與兒子正是一樣
兒苦得雙雙奉侍老夫妻的暮年也不枉一生辛苦誰想他沒福臨做親却染此大病十分
中至有九分不妙倘有一差兩便媳婦少不得歸於別姓豈不日前空喜不題劉媽媽心中
之事且說玉郎也舉目看時許多親戚中只有姑娘生得風流標致想道好個女子我孫洞
可惜已定了妻子若早知此女模樣出色一定要求他為婦這妻玉郎方在羨羨誰知慧娘
心中也想到一向張六嫂說他親美我還不信不想話不虛傳只可惜哥哥沒福受用今夜
教他孤眠獨宿若我丈夫嫁得他這樣美觀便稱我的生平了只怕不能勾哩不題二人彼
此歎羨劉媽媽請眾親戚過花燭筵席各自分頭歇息賓相樂人俱已打發去程張六嫂
沒有睡處也自歸家玉郎在房養娘與他卸了頭飾寺燭而坐不敢便寢劉媽媽與劉公為
羨道媳婦初至如何教他獨宿可叫女兒去陪伴劉公道只怕不穩便他自睡罷劉媽媽不
聽與慧娘道你今夜相伴嫂嫂在新房中去睡省得他怕冷靜慧娘止愛著嫂嫂見說叫他
去相伴玉中其意劉媽媽引慧娘至新房中道娘子只因你宜人有些小恙不能同房特令
小女來陪你同睡玉郎恐露出馬脚便道奴家自來最怕生人刮不消罷劉媽媽道呀你們
姑嫂年紀相仿即如姊妹一樣正好相處怕怎的你若嫌不穩時各自蓋著條被兒便不妨

了對慧娘道你去收拾了被窩過來慧娘答應而去玉郎此時又驚又喜喜的是心中正愛著姑娘美貌不想天與其便劉媽媽令來陪臥這事便有幾分了驚的是恐他不允一是叫喊起來反壞了自己之事又想道此番挫過頭會難逢這姑娘年紀已在當時情竇料也開了須用計緩緩撥發了不怕不上我釣心下正想慧娘叫了聲拿了被兒同進房來放在牀上劉媽媽起身同了髮首去慧娘將房門閉上走至玉郎身邊笑容可掬乃道嫂嫂過來見你一些東西不吃莫不餓了玉郎道到還未餓慧娘又道嫂嫂今後要甚東西可向奴家說知自去拿來不要害羞不說玉郎見他意兒殷勤心下暗喜答道多謝姑娘美情慧娘見燈上結著一個大大花兒笑道嫂嫂好個燈花兒正對著嫂嫂可知喜也玉郎也笑道姑娘休得取笑還是姑娘的喜信慧娘道嫂嫂話兒到會要入兩個閒話一回慧娘道嫂嫂夜已深了請睡罷玉郎道姑娘先請睡慧娘道嫂嫂是客奴家是主怎可僭先玉郎這箇房中還是姑娘是容慧娘笑道舊樣古先了便解衣先睡慧娘見兩下取笑竟道玉郎不懷好意低低說道官人你須要斟酌此事不是當要的倘大娘知了連我也不好玉郎道不消吩咐我自曉得你自去睡慧娘便去旁邊打個鋪兒睡下玉郎起身攜著燈兒走到牀邊揭起帳子照看只見慧娘捲著被兒睡在裏牀見玉郎將燈來照笑嘻嘻的道嫂嫂睡罷了照怎的玉郎也笑道我看姑娘睡在那一頭方好來睡把燈放在牀前一隻小東兒上解衣入帳對慧娘道姑娘我與你一頭睡了好講話要子慧娘道如此最好玉郎鑽下被來脫了上衣衣服

下體小衣却穿著問道姑娘多少青春了慧娘道一十五歲又問姑娘許的是那一家慧娘怕羞不肯回言玉郎把頭推到他枕上附耳道我與你一般是女兒家何必怕羞慧娘方纔答道是兩生藥舖的裝家又問道可見說佳期還在何日慧娘低低道近日曾叫媒人再三來說爹道又年紀尚小回他們再緩幾時哩玉郎笑道回了他家你心下可不氣惱麼慧娘伸手把玉郎的頭推下枕來道你不是個好人哄了我的話便來耍人我若氣惱時你今夜心裏還不知怎的惱著哩玉郎依舊又推到枕上道你且說我有甚恨慧娘道今夜做親沒有個對兒怎地不恨玉郎道如今姑娘有此便是個對兒了又有甚麼恨慧娘笑道怎樣說你是娘子了玉郎道我年紀長過你丈夫還是我慧娘道我今夜替哥哥拜堂就是哥哥一般應該是我玉郎道大家不要爭只做個女夫妻罷兩個說風話兩自愈加親熱玉郎料想無事乃道既做了夫妻如何不合被兒睡口中便說兩手即掀開他的被兒推過身來伸手便去摸他身上風滑如酥下體卻也穿著小衣慧娘此時已被玉郎調動春心忘其所以任玉郎摩弄全然不拒玉郎摸至胸前時一對小乳豐隆發起溫軟如綿乳頭卻像雞頭肉一樣甚是可愛慧娘也把手來將玉郎渾身一摸道嫂嫂好個軟滑身子摸他乳時剛剛只有兩個小小乳頭心中想道嫂嫂長似我什麼乳兒反小玉郎摩弄了一回便雙手懷抱過來嘴對嘴將舌尖度向慧娘口中慧娘只認做姑嫂戲耍也將雙手抱任含了一轉也把舌兒吐在玉郎口裏被玉郎含住著實嘔吐順得慧娘遍體酥麻便道嫂嫂如今不像女夫妻竟

是真夫妻一樣了玉郎見他情切便道有心願了何不把小衣一齊去了親親熱熱睡一回也好慧娘道羞人答答脫了不好玉郎道縱是取笑有甚麼毒便解開他的小衣腿伸手去摸他不便處慧娘雙手即來遮掩道嫂嫂休得囉哩玉郎捧過面來親個嘴道何妨得你也摸我的便了慧娘真個也去解了他的裙來摸時只見一條玉莖欲硬的挺著吃了一驚縮手不迭乃道爾是何人卻假妝著嫂嫂來此玉郎道我便是你的丈夫了又問怎的一頭即便騰身上去將手磨他雙股慧娘雙手推開半邊道爾若不說真話我便叫喊起來教你了不得玉郎著了急連忙說娘子不消性急待我說便是我是你嫂嫂的兄弟玉郎聞得你哥哥病勢沉重未知怎地我母親不捨得姐姐出門又恐誤了你家哥哥故把我假裝嫁來等爾哥哥病好然後送姐姐過門不想天付良緣到與娘子成了夫婦此情只許你我曉得不可洩漏說罷又翻身上來慧娘初時單囈是真女人向然心愛如今却是個男子豈不歡喜况自己已被玉郎先引得神魂飄蕩又驚又喜半推半就道元來你們恁樣欺心玉郎那有心情回答雙手緊緊抱住即便恁意風流一個是青生孩初嘗滋味一個是黃花女兒乍得甜頭一個說今宵花燭成就了我姻緣一個說此夜衾裯便試發了夫妻恩愛一個道前生有分不須月老冰人一個道異日休忘說盡山盟海誓各燥自家脾胃管甚麼姐姐哥哥且圖眼下歡娛全不想有夫有婦

雙雙粉蝶花間舞

兩兩鴛鴦水上游

雲雨已畢緊緊懷抱而睡且說養娘恐怕玉郎弄出事來臥在旁邊鋪上眼也不合聽著他們初時還說話笑耍次後只聽得牀搖搖氣喘吁吁已和二入成了那事暗暗叫苦到次早起來慧娘自向母親房中梳洗養娘替玉郎梳妝低低說道官人你昨夜恁般說了却又不應心做下那事倘被他們曉得却怎處玉郎道又不是我去尋他他自送上門來教我怎生推却養娘道你須拿住主意便好玉郎道你想恁樣花一般的美人同床而臥便是鐵石人也打熬不住教我如何忍耐得若你不洩漏時更有何人曉得妝扮已畢到劉媽媽房中相見劉媽媽道兒環子也忘戴了養娘道不是忘了他右耳上環眼生了痔瘡戴不得還貼著膏藥哩劉媽媽道元來如此玉郎依舊來至房中坐下親戚女眷都來相見張六嫂也到慧娘梳妝罷也到房中彼此相視而笑是日劉公請內外親戚吃慶喜筵席大吹大擂直飲到晚各自辭別回家慧娘依舊來伴玉郎這一夜顛鸞倒鳳誓山盟比昨倍加恩愛看看過了三朝二人行坐不離到是養娘捏著兩把汗催玉郎道如今已過三朝可對劉大娘說回去罷玉郎與慧娘正火一般熱那想回去個意道我怎好啓齒說要回去須是母親叫張大嫂來說便好養娘道也說得是即便回家却說孫寡婦雖將兒子假裝嫁去心中却懷著鬼胎急切不見張六嫂來回覆說巴巴望到第四日養娘回家連忙來問養娘將女婿病凶姑娘陪拜夜間同睡相好之事細細說知孫寡婦跌足叫苦道這事必然做出來也你快去叫張六嫂來養娘去不多時同張六嫂來家孫寡婦道六嫂前日講定的三朝便送回

來今已過了勞你去說快些送我女兒回來張六嫂得了言語同養娘來至劉家恰好劉媽
媽在玉郎房中間話張六嫂將孫家要接新人的話說知玉郎慧娘不忍割捨到暗暗道但
願不允便好誰想劉媽真個說道六嫂你媒也做老了難道無樣事還不曉得從來可有
三朝媳婦便歸去的理麼前日他不肯嫁來這也沒奈何今既到我家便是我家的人了還
像得他意我千難萬難娶得個媳婦到三朝便要回去說也不當人子既如此不捨得何不
當初莫許人家他也有兒子少不得也要娶媳婦到三朝可肯放回家去聞得親母是個知
禮之人虧他怎樣說了出來一番言語說得張六嫂啞口無言不敢回覆孫家那養娘恐怕
有人闖進房裏衝破二人之事到緊緊守着房門也不敢回家且說劉璞自從結親這夜驚
出了那身汗來漸漸痊可曉得妻子已娶來家人物十分齊整心中歡喜這病愈覺得快
過了數日撐扎起來半眠半坐日漸健旺即能行走要到房中來看渾家劉媽恐他初愈
不耐行動教了醫扶着自己也隨在後慢慢騰騰的走到新房門口養娘正坐在門檻上
養道讓大官人進去養娘立起身來高聲叫道大官人進來了玉郎正攬著慧娘調笑聽得
有人進來連忙走開劉璞掀開門簾跨進房來慧娘道哥哥且喜梳洗了只怕還不宜勞動
劉璞道不打緊我也暫時走走就去睡便向玉郎作揖玉郎背轉身道了個萬福劉媽
道我的兒你且慢作揖麼又見玉郎背立便道娘子這便是你官人如今病好了特來見你
怎麼到背轉身子走向前扯近兒子身邊道我的兒與你知好正是個對兒劉璞見妻子美

貌非常甚是快樂真個是人逢喜事精神爽那病頓去了幾分劉媽道兒去睡了罷不要
難為身子原叫了環扶著慧娘也同進去玉郎見劉璞雖然是個病容却也人材齊整暗想
道姐姐相配此人也不辱抹了又想到如今姐夫病好倘然要來同臥這事便要決快些
回去罷到晚上對慧娘道你哥哥病已好了我須住身不得你可窺探母親送我回家換姐
姐過來這事便隱過了若再住時事必敗露慧娘道你要回家也是易事我的終身却怎麼
處玉郎道此事我已千思萬想但已許人我已聘婦沒甚計策挽回如之奈何慧娘道君
若無計娶我善以魂魄相隨決然無顏更事他人說罷嗚咽哭將起來玉郎與他拭了
眼淚道你且勿煩惱容我再想自此兩相留戀把回家之事到擱起一邊一日午飯已過養
娘向後邊去了二人將房門閉上商議那事長算短算沒個計策心下甚是彼此相抱暗泣
且說劉媽獨自從媳婦到家之下女兒終日行坐不離剛剛晚便閉上房門去睡直至日上
三竿方纔起身劉媽媽好生不樂初時認做姑嫂相愛不在其意已後日日如此心中老大
疑惑也還是後生家貪眠懶惰幾遍要說因想媳婦初來尚未與兒子同牀還是個嬌客
只得耐住那日也是合當有事偶在新房前走過忽聽得裏邊有哭泣之聲向壁縫中張時
只見媳婦共女兒互相撲抱低低而哭劉媽見如此做作料道這事有些蹊蹺欲待發作
又想兒子纔好若曉得必然氣惱權且耐住便掀門簾進來門却閉著叫道快些開門二人
聽見是媽媽聲音揩乾眼淚忙忙開門劉媽媽走將進去便道爲甚青天白日把門閉上在

內樓抱啼哭二人被問驚得滿面通紅無言可答劉媽媽見二人無言一發可疑氣得手足麻木一手扯著慧娘道做得好事且進來和你說話扯了後邊一間空屋中來了鬢看見不知爲甚閃在一邊劉媽媽扯進了屋裏將門閉上了頭伏在門上張時那媽媽尋了一根木棒罵道賤人快快實說便饒你打罵若一句含糊打下你這下半段來慧娘初時抵賴媽媽道賤人我且問你他來得幾時有甚恩愛割捨不得閉著房門樓地啼哭慧娘對答不來媽媽拿起棒子要打心中却又不捨得慧娘料是隱瞞不過想道事已至此索性說個明白求爹媽辭了裴家配與玉郎若不允時拚個自盡便了乃道前日孫家曉得哥哥有病恐候女兒要落下落教爹媽另自擇日因爲爹媽執意不從故把兒子玉郎假妝嫁來不想母親叫孩兒陪伴遂成了夫婦恩深義重誓必圖百年偕老今見哥哥病好玉郎恐怕事露要回去換姐姐過來孩兒思想一女無嫁二夫之理叫玉郎尋門路娶我爲妻因無良策又不忍分離故此啼哭不想被母親看見只此便是實話劉媽媽聽罷氣填胸把棒撇在一邊雙足亂跳罵道元來這老乞婆恁般欺心將男伴女與我怪道三朝便要接回如今害了我女兒須與他干休不得推這老性命結識這小殺才罷開了門便趕出來慧娘見母親去打玉郎心中著忙不願羞恥上前扭住劉媽媽將手一推跌在地上爬起時媽媽已趕向外邊去了慧娘隨後也趕將來了頭亦跟在後面且說玉郎見劉媽媽扭去慧娘情知事露正在房中著急只見慧娘進來道官人不好了弄出事來也適在後邊來聽得空屋中亂鬧張看時見

劉大娘拿大棒子拷打姑娘這事哩玉郎聽說打著慧娘心如刀割眼中落下淚來沒了主意養娘道今若不走少頃便禍到了玉郎即忙忙下簪釵挽起一個角兒皮箱內取出道袍鞋襪穿起走出房來將門帶上了離了劉家一直帶跌奔回家裏正是

折破玉龍飛彩鳳 撞開金鎖走蛟龍

孫寡婦見兒子歸來恁般慌急又驚又喜便道如何這等模樣養娘將上項事說知孫寡婦埋怨道我教你去不過權宜之計如何卻做出這樣沒天理事體你若三朝便歸隱惡揚善也不見得事敗可恨張六嫂這老虔婆自從那日去了竟不來覆我養娘你也不歸家走去叫我日夜擔愁今日弄出事來害這姑娘卻怎麼處要你不肯子何用玉郎被母親嗔責驚愧無地養娘道小官也自要歸的怎奈劉大娘不肯我因恐他們做出事來日日緊守著房門不敢歸家今日暫走至後邊便被劉大娘撞破幸喜得急奔歸來還不曾吃虧如今且叫小官人躲過兩日他家沒甚話說便是萬十之喜了孫寡婦真個叫玉郎閃過等候他家消息且說劉媽媽趕至新房門口見門閉著只道玉郎還在裏面在外罵道天殺的賊賤人爾把老娘當做什麼樣人敢來弄空頭壞我的女兒今日與爾性命相博方見老娘手段快些走出來若不開時我就打進來了正罵時慧娘已至便去扯母親進去劉媽媽罵道賤人虧爾恥也不恥還要勸我儘力一控不想用力猛了將門竟開母女兩個都跌進去攙做一團劉媽媽罵道好天殺的賊賤才到放老娘這一交即忙忙起尋時那里見過影兒那婆子尋

不見玉郎乃道天殺的好見識走得你好便走上天去少不得也要拿下來與着慧娘道如今做了這等醜事倘被裴家曉得却怎地做人慧娘來道是被兒一時不是做差這事但求母親憐念孩兒勸爹爹念生回了裴家嫁著玉郎猶可挽回前失倘若不允愿死而已說罷哭倒在地劉媽媽道爾說得好自在話兒他家下財納聘定著媳婦今日平白地要休這親事誰個肯麼倘然問因甚事故要休這親叫你爹念生回答難道說我女兒自尋了一個漢子不成慧娘被母親說得滿面羞慚將袖掩著痛哭劉媽媽終是禽犢之愛見女兒恁樣啼哭却又恐哭傷了身子便道我的兒這也不干爾事都是那老虔婆設這沒天理的詭計將那殺才喬妝嫁來我一時不知叫爾陪伴落了個圈套如今總是無人知得把來開過一邊全爾的體面這纔是個長策若說要回了裴家嫁那殺才這是斷然不能慧娘見母親不允愈加啼哭劉媽媽又惱又惱到沒了主意正鬧鬧劉公正在人家看病歸來打房門口經過聽得房中啼哭乃是女兒聲音又聞得媽媽話語正不知為著甚的心中疑惑忍耐不住推開門問道爾們為甚恁般模樣劉媽媽將前項事一一細說氣得劉公半响說不出話來想了一想到把媽媽埋怨道都是你這老虔婆害了女兒起初兒將病重之時我原要另擇日子你便要說長短短生出許多話來執意要那一日次後孫家叫養娘來說我也罷了又是你弄嘴嚼舌吐著他家及至娶來家中我說待他自睡你又偏生要使我女兒伴他如今伴得好麼劉媽媽因玉郎走了又不舍得女兒難為一肚子氣正沒發又見老公倒前倒後說

埋怨急得暴躁如雷罵道老忘八依你說起來我的孩兒應該與這殺才騙的一頭撞到那懷劉公也弄氣惱之時揪過來便打慧娘使來解勸三人攪做一團滾做一塊分折不開了發看了忙奔至房中報與劉瑛道大官人不好了大爺大娘在新房中相打哩劉瑛在榻上爬起來走到新房向前分解老夫妻兒兒來勸因惜他病體初愈恐勞瘁了他方纔罷手仍舊自老忘八老虔婆相罵劉瑛把父親勸出外邊乃問妹子為甚在這房中鬧鬧娘子志又不見慧娘被問心下惶愧掩面而哭不敢則聲劉瑛焦躁道且說為著甚的劉瑛方把那事細說將劉瑛氣得面如土色停了半响伊道家醜不可外揚倘若傳至外邊被人恥笑事已至此且作區處劉媽媽方纔住口走出房來慧娘淨住不行劉媽媽一手扯著便走取把鎖將門鎖上來至房裏慧娘自覺無顏坐在一個壁角邊哭泣正是

憑君拋盡湘江水

難洗今朝滿面羞

且說李都督聽得劉家喧嘩伏在壁上打聽雖然曉得些風聲卻不知其中細底次早劉家了豆走出門前李都督招至家中問他那了豆初時不肯說李都督取出四五十錢來與他道你若說了送這錢與你買東西吃了豆見了銅錢心中動火接過來藏在身邊便從頭至尾盡與李都督說知李都督暗喜道我把這醜事報與裴家寫來鬧炒一場他定無顏在此居住這房子可不歸于我了急急的走至裴家一五一十報知又添些言語激怒裴九老那九老夫妻因前日娶親不允心中正恨著劉公今日聽見媳婦做下醜事如何不氣一徑

趕至劉家喚出劉公來，道：「當初我央媒來說娶親時，千推萬阻，道女兒年紀尚小，不肯應承。誰在家中私養漢子，若早依了我，也不見得做出事來。我是清清白白的，人家決不要這樣欺壞門風的好東西，快還了我。昔年聘禮零自去對親，不要誤我孩兒的大事。將劉公講得面上一回紅，一回白，想道：「我家昨夜之事，他如何今早便曉得了？這也怪，又不好承認，只得賴道：「親家這事，那裏說起這話？言語污辱我家，外人聽得，只道重有這事。兩我體面何在？裴九老便罵道：「這賤才真個是老忘八女兒，現做著恁樣醜事，那個不曉得？虧爾還張著了嘴，在我面前，羞臉趕近前，把手向劉公臉上，揸道：「老忘八，也不恥得我，送一個鬼臉兒與爾戴了。見人劉公被他恥辱，不過罵道：「老殺才，今日為甚趕上門來欺我？便一頭撞去，把裴九老撞倒在地，兩下相打起來。裏邊劉媽與劉璞聽得外面喧嘩出來，看時，却是裴九老與劉公厮打，急向前折開裴九老，指著罵道：「老忘八，打得我好，我與爾到府裏去說話。一路罵出門去了。劉璞便問父親裴九因甚，早來厮鬧，劉公把他言語學了一邊，劉璞道：「他家如何便曉得了？此甚可怪，又道：「如今事已張揚，那怎麼處？劉公又想起裴九老恁般恥辱，心中轉溜，道：「都是孫家老乞婆害我家壞了門風，受這樣惡氣，若不告他，恁出得這氣？劉璞勸解不住，劉公央人寫了狀詞，望著府前奔來。正值喬太守早堂放告，這喬太守雖則關西人，又正直又聰明，憐才愛民，斷獄如神，府中都稱爲喬青天。知說劉公剛至府前，劈面又遇著裴九老，見劉公手執狀詞，認做告他，便罵道：「老忘八，縱女做了醜

睡到夢告我，同你去見太爺，上前一把扭住，兩下又打將起來。兩張狀詞都打失了，二人結做一團，直至堂上。喬太守看見，喝教各跪一邊，問道：「爾二人叫甚名字？為何結扭相打？」二人齊聲道：「喬太守，道不許擡越，那老兒先上來，說裴九老跪上去，訴道：「小人叫裴九，有一子，名裴政，從幼下邊劉義義的女兒，慧娘爲妻。今年都一十五歲了，小人因是老年愛子，要早與他完姻，幾次央媒去說，要娶媳婦，那劉事義只推女兒年紀尚小，勒指不許。誰想位親女賣奸，纏著孫潤，暗招在家，要圖賴親事。今早到他家裏說反，把小人毆辱，情極了來。爺爺臺下投告他，又趕來扭打，求爺爺作主，救小人。別個喬太守聽了，道：「且下去，喚劉義義上去，問道：「爾什麼說劉公道，道：「小八有一子一女，兒劉璞，孫家婦女兒，珠姨爲妻。女兒便許裴九的兒子，向日裴九要娶時，一來女兒尚幼，未曾整備，惟二來正與兒子完婚，故此不允。不想兒子臨婚時，忽地患病，不敢與媳婦同牀，令女兒陪伴，媳子那知孫家婦女欺心，纏逼女兒，却將兒子孫潤，假粧過來，到強好了。小人女兒正要告官，這裴九知得了，登門打罵，小人氣忿不過，與他爭論，實不是圖賴他的婚姻。喬太守見說，勇扮爲女，甚以爲奇，乃道：「男扮女粧，自然有異，難道爾認他不出？劉公道：「婿嫁乃是常事，那曾有男爲假扮之理，却去辨其真，復況孫潤的面貌，美如女子，小八夫妻見了，已是萬分歡喜，有甚疑感？喬太守問道：「孫家既以女許爾爲媳，因甚却又把兒子假粧其中，必有緣故。又道：「孫潤還在爾家，應劉公道已逃回去了。喬太守即差人去拿寡婦母子二人，又差人去喚那劉璞，這媳兒，俱來

驢審不多時都已拿到喬太守舉目看玉郎姊弟果然一般美貌面龐無二劉璞却也人物俊秀慧艷艷非常暗暗羨道好雨對青年兒女心中便有成全之意乃同孫寡婦道因甚將男作女哄騙劉家害他女兒孫寡婦乃將女婿病重劉弄義不肯更擇吉日恐怕誤了女兒終身故把兒子粧去沖喜三朝使回是一時權宜之策不想劉媽媽却叫女兒陪臥做出這事喬太守道元來如此問劉公道當初爾兒子既是病重自然該換吉期爾執意不肯卻主何意假若此時依了孫家那兒得女兒有此與事此都是爾自起賢端連累女兒劉公道小人一時不合聽了妻子的說話如今悔之無及喬太守道胡說爾是一家之主卻聽婦人之言又喊玉郎慧娘上去道孫潤爾以男假女已是不該却又好哄虛女當得何罪玉郎叩頭道小人雖然有罪但非設意謀求乃是劉親母自遺其女陪伴小人喬太守道他因不知爾是男子故令他來伴陪乃是美意爾怎不推却玉郎道小人也曾苦辭無奈堅執不從喬太守道論起法來本該打一頓板子纔是姑念爾年紀幼小又係兩家父母釀成權且饒恕玉郎叩頭泣謝喬太守又問慧娘爾爭已做錯不必說起如今還是娶歸裴氏要歸孫潤實說上來慧娘哭道賤妾無媒苟合節行已虧豈可更事他人况與孫潤恩義已深誓不再嫁若爺爺必欲要離賤妾即當自盡決無顏自活貽笑他人說罷放聲大哭喬太守見他情詞哀懇甚是憐惜且喝過一邊叫裴九老吩咐道慧娘本該歸孫家但已失身孫潤節義已虧爾若娶歸去反傷門風被人耻笑他又蒙一天之名各不相安令判與孫潤為妻全其

體面爾孫潤還爾首年聘禮爾兒子另自聘婦裴九老道媳婦只為臭事小人自然不要但孫潤破壞我家婚姻今仍斷於他反周全了好夫奸婦小人怎得甘心情愿一毫原聘不要求老爺斷媳婦另嫁別人小人這口氣也消得一半喬太守道爾既已不願娶他何苦又作此冤家劉公亦稟道爺孫潤已有妻子小兒女兒豈可與他為妾喬太守初時只道孫潤尚無妻子故此幹旋見劉公說已有妻乃道這却怎麼處對孫潤道爾既有妻子一發不該管人問女了如今置此女於何地玉郎不敢答應喬太守又道爾妻子是何等人家可會過門麼孫潤道小人妻子是徐雅女兒尚未過門喬太守道這等易處了叫道裴九老道老爺明有妻未娶如今他既得了爾媳婦我將他妻子斷債爾的兒子消爾之忿裴九老道老爺明斷小人怎敢違逆但恐徐雅不肯喬太守我作了主誰敢不肯爾快歸家引兒子過來我差人去叫徐雅帶女兒來當堂匹配裴九老即忙歸家將兒子裴政領至府中徐雅同女兒也到了喬太守看的兩家男女却也相親端正是個對兒乃對徐雅道孫潤因誘了劉秉義女兒今已判為夫婦我今作主將爾女兒配與裴九兒子裴政將即日三家俱便姻配回報如有不服者定行重治徐雅見太守作主怎敢不依俱各甘服喬太守揆筆判道弟代姊嫁姑奔嫂眠愛女愛子情在理中一雌一雄變出意外移乾柴近烈火無怪其然以美玉配明珠適獲其假孫氏子因姊而得婦樓處子不用論喬劉氏女因嫂而得夫懷古王初非銜玉相悅為姻禮以義起所厚者薄事可權宜使徐雅別婿裴九之兒許裴政

改娶孫郎之配奪人婦人亦奪其婦兩家恩怨總息風波獨樂樂不若與人樂三對夫妻各諧魚水人雖兌換十六兩原只一筋親是交門五百年決非錯配以愛及愛伊父母自作冲人非親是親我官府權爲月老已經明斷各赴良期

喬太守寫畢叫押司當堂期誦與衆人聽了衆人無不心服各叩頭稱謝喬太守在庫上支取花紅六段喊三對夫妻披掛起來喊三起樂人三頂花冠兒擡了三位新人新郎及父母各自隨轎而出此事鬧動了杭州府都說好個行方便的大守人人誦德個個稱賢自此各家完親之後都無說話李都管本欲賤賤寡婦裝九老兩家與劉秉義講嘴相持自己漁人得利不期太守善於處分反作成了孫玉郎一段良姻街坊上當做一件美事傳說不以爲異他心中甚是不樂未及一年喬太守又取劉璞孫潤都做了秀才起送科舉李都管自知慙愧安身不牢反躲避鄉居後來劉璞孫潤同榜登科俱任京職仕途有名扶持裴政亦得了官職一門親眷富貴非常劉璞宜直至龍圖閣學士連李都管家宅及歸并於劉氏刀鑽小人亦何益哉後人有詩單道李都管爲人不善以爲後人警戒其詩云

爲人忠厚爲根本 何苦刀鑽欲害人 不見古人卜居者 千錢只爲買鄉鄰

又有一詩單贊美喬太守此斷得宜存其詩云

鴛鴦錯配本前緣 全賴風流太守賢 錦被一床遮盡臭 喬公不枉叫青天

第二十八卷終

第早稻田高等學院演習室

第二十九卷

懷私怨狼僕等主

查香冥冥地

非非是天

害人終自害

狠惡總徒然

話說那殺人償命是世人間最大的事非同小可所以是真難假是假難真真的時節縱然有錢可以通神日下脫逃惡網到底天理不容無心之中自然敗露假假時節縱然刑拷掠誣伏莫伸到底有個辨白的日子假饒誤出誤入那有罪的老死歸下無罪的却命絕于囹圄刀鋸之刑難道頭頂上這個老翁是沒有眼睛的麼所以古人說得好道是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遲

說話的兩差了這等說起來不信死囚牢裏再沒有個含冤負屈之人那陰間地府也不須設得枉死城了看官不知那冤枉死的與那殺人逃脫的大案都是前世的事若不足前世緣故殺人竟不償命不殺人刑斃命死者生者怨氣冲天縱然官府不明皇天自然懲祭千奇百怪的巧生出機會來了此公案所以說道人惡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又道是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古來清官察吏不止一人既得人命關天又且世情不測儘有極難信的事偏是真罪當的還要細細訪幾番方能數獄無冤更如今爲官做吏的人貪愛的

放過明知這事有些危險也將來草草問成竟不想殺人可知情理難容那親動的好徒若不明正其罪被害冤魂何時瞑目至於扳認冤枉的人却又三推六問幾般嚴刑之下就是凌遲碎割的罪急忙裏只得輕易招成攪得他家破人亡害他一人正是害他一家只做自己的官毫不管別人的苦我不知他肚腸谷落裏遍也思想積些陰德與兒孫麼如今所以說這一篇專一責勸世上廉明長者一草一木都是上天生命何況祖宗赤子須要慈悲爲本寬猛兼行護正誅邪不枉爲民父母之意不但萬民感戴皇天亦當佑之且說明朝有個富人王甲是蘇州府人氏與同府李乙是個世襲王甲百計思量害他未得其便忽一日大風大雨鼓打三更李乙與妻子吃過晚飯熟睡多時只見十餘個強人將紅氍毹擗了臉一擁的打將入來蔣氏驚慌急往牀下躲避只見一個長鬚大面的把李乙頭髮揪住一刀砍死竟不搶東西登時散了蔣氏却在牀下看得親切戰抖抖的走將出來穿了衣服向丈夫屍首嗷嗷大哭此時隣人已來看各各悲傷勸慰一番蔣氏道殺奴丈夫的是誰人王甲衆人道怎見得蔣氏道奴在牀下看得明白的那王甲原是隸人又且長鬚大面雖然搭墨却是認得出的若是別的強盜何苦殺我丈夫東西一毫不動這凶身不是他是誰有煩列位與奴做主家人道他與雨丈夫有舊我們都是曉得的况且地方強盜發我們該報官明早你寫紙狀詞我們到官首告便是今日且散衆人去了蔣氏關了房門又咽哽了一回那裏有心去睡苦啾啾的推到天明央憐人買紙狀紙寫了取路投長州縣來正值知

縣升堂放告蔣氏直至階前大聲叫屈知縣看了狀子問了來歷見是人命盜情重大即時批准地方也來遞失狀知縣委捕官相驗隨即差了應捕擒捉兇身却說王甲自從殺了李乙自恃無忌無人看破場揚得意毫不提防不期一夥應捕人擁入家來正是疾雷不及掩耳一時無處躲避當下被衆人索了登時押到縣堂知縣問道爾如何殺了李乙王甲道李乙自是強盜殺了與小人何干知縣問蔣氏道你如何告道是他蔣氏道小婦人躲在牀底看見認得他的知縣道夜間如何認得這樣真蔣氏道不但記得模樣還有一件真情可推若是強盜如何只殺了人便散了不搶東西此不是平日有難的却是那個知縣便叫地隣來問他道那王甲與李乙果有仇否地隣道果然有仇那日不搶東西只殺了人也是真的知縣便喝叫把王甲夾起那王甲是個富家出身認不得痛苦只得招道與李乙有仇恨在強盜殺死是實知縣取了親筆供招下在死囚牢中王甲一時招承心裏還想辯脫思量無計自付道這裏有個訟師叫做鄒老人極是好猜與我相好隨雨十惡大罪與他商量便有生路何不等兒子送飯時叫他去與鄒老人商量少頃兒子王小二送飯來了王甲說知備細又吩咐道儘有使用處不可吝惜錢財恨我性命小二一應諾遵投鄒老人家來說知父親事體求他計策鄒老人道令尊之事親日供招知縣又是新到任的白手問成隨那裏去告狀出不得照開初案他也有認錯翻招你將二三百兩與我待我往南京走走你尋個機會正更設法出來小二道如何設法老人道你不要管我只交銀子與我了日後

便見手段而今不好先說得小二回去當下湊了三百兩銀子到鄰老人家交付停當隨即催他起程鄰老人道有了許多白物好不要尋出一箇機會來且寬心等待待小二謝別而回老人連夜收拾行李往南京進發不一日來到南京往刑部衙門細細打聽說有個浙江司郎中徐公甚是通融且好客當下就央了一封先容的薦書備了一副盛禮去謁徐公徐公接見了見他會說笑類覺相得自此類類去見漸漸厭惡正無個機會處忽一日捕盜衙門時時海盜二十餘人解到刑部定罪老人上前打聽知有兩個蘇州人在內老入對頭大喜自言自語道計在此了次日整備筵席高枕請徐公飲酒不喻時酒筵完備徐公乘橋而來老人笑臉相迎定席以後說些閒話飲至更深時分老人已去衆人使將百兩銀子托出獻與徐公徐公吃了一驚問其緣故老人道今有舍親王某被陷在本縣獄中伏乞周旋徐公道苟可效力敢不從命只是事在彼處難以爲謀老人道不難不難王某只爲與李乙有仇今李乙被殺未獲兇身故此遭誣下獄昨見解到貴部海盜二十餘人內一人蘇州人也今但逼勒二盜要他自認做殺李乙的則一盜總是一死未嘗加罪舍親王某已沐再生之恩了徐公許諾輕收過銀子親放在扶手匣裏面喚進從人謝酒乘轎而去老人又密訪着二盜的家屬許他重謝先送過一百兩銀子二盜也應允了到得會審之時徐公喚一盜近前開口問道你們會殺過多少人二盜即招某時某處殺某人某月某日夜間到李家殺李乙徐公寫了口詞把諸盜收監隨即疊成文書鄰老人便使用書房行文書抄到

長州縣知會就是他帶了文書別了徐公竟回蘇州到長洲縣當堂投了知縣折開看見殺李乙的已有了主名便道王甲果然屈招正要取監犯查放忽見王小二進來叫喊訴冤知縣信之不疑喝叫監中取出王甲登時釋放將民間知這一番說話沒做理會處也只道前日夜間果然自己錯認了只得罷了却說王甲得放還家歡喜極了進門方纔到得門首忽然一陣冷風火叫一聲道不好了李乙哥在這裏了忽然倒地叫喚不醒霎時氣絕嗚呼哀哉了有詩爲証

鬚臉間王本認真

殺人償命在當身

暗中假換大難騙

堪笑多謀鄰老人

前通諭的人命是將真作假的了如今再說一個將假作真的只爲些些小事被奸人暗算弄出天大一場禍來若非天道昭昭險些兒死於非命正是

福善禍淫

昭彰天理

欲害他人

先傷自己

話說大明成化年間浙江溫州府永嘉縣有個王生名杰字文豪娶妻劉氏家中止有大妻二人生一女兒年方二歲內外家章盡娘數口家道也不甚豐富王生雖是業儒尙不曾入泮只在家中誦習也有時出外結友論文那劉氏勤儉作家甚是賢慧夫妻彼此相安忽一日正遇暮春天氣三友人拉了王生往郊外踏青遊賞但見暹暹麗日拂拂和風紫燕

今古奇觀

卷二十九

三

童營綠柳叢中尋對偶狂蜂浪蝶天桃隊裏竟相知王孫公子興高時無自不來尋酒肆

斃質嬌姿心動處此時未免露開容須教殘醉可重扶幸喜落花猶未掃
王生看了春景融和心中歡暢與個酒醉取路回家裏來只見兩個家童正和一個人鬥首
喧嚷原來那人是湖州客人姓呂提著竹籃賣葦只爲家童要少他的葦價故此爭執不已
王生問了緣故便對那客人道如此價錢也好賣了如何只窩在我家鬥首嘔好不曉事那
客人是個很直的人便回話道我們小本經紀如何要打短我的相公須放寬洪大量些不
該如此小家子相王生乘著酒興大怒起來罵道那裏來這老賊驢駝敢如此放肆把言語
衝撞我走近前來連打幾拳一手堆將去不想那個客人是中年的人有痰火病的就這一
推裏一交跌去一時悶倒在地正是

身如五鼓衝山月

命似三更油盡燈

大抵爲人最不可使性況且這小人買賣不過爭得一二個錢有何大事常見大人人家強健
僮僕每每借著勢力動欲欺侮打小民到得做出事來又是家主失了體面所以有正經的
必然嚴行懲戒只因王生不該自己使性動手打他所以到底爲此受累話休煩絮且說王
生當下見客人悶倒喫了入驚把酒意都驚散了連忙叫扶進廳來眠了將茶湯灌將
下去不踰時就醒轉來王生對客人謝了個不是討些酒飯與他喫了又拿出白絹一疋與
他權爲調理之資那客人回一作喜稱謝一聲望著渡口去了若是王生有未卜先知的法
術慌忙向前攔腰抱住世將轉來就養他在家半年兩個月也是情願不到得惹出飛來橫

禍只因這一夫有分教

雙手撒開金線網

從中釣出是非來

那王生見客人已去心頭尙自跳一個不住走進房中與妻子說了道幾乎做出一場大事
來幸得他此時天已晚了劉氏便叫了幾樣菜蔬盪熱酒與王生壓驚飲過數盃
只開得他遍明門聲甚急王生又吃了一驚掌燈出來看時却是渡頭船家周四手中拿了白
絹竹籃合盒葦葦對王生說道相公你的禍事到了如何做出這人命來嚇得王生面如土
色只得再問緣由周四道相公可認得白絹竹籃麼王生看了道今日有個湖州的賣葦翁
人到我家來這白絹是我送他的這竹籃正是他盛葦之物如何却在你處周四道下晝時
節是有一個湖州姓呂的客人叫我的船過渡到得船中痰火病大發將次危了告訴我道
被相公打壞了他就把白絹竹籃交付與我做個證據要我替他告官又要我到湖州去報
他家屬前來伸冤討命說罷眼目死了如今屍骸尙在船中船已擱在開首河頭了且請相
公到船中看看憑相公如何區處王生見了驚得目瞪口呆呆手舞脚軟心頭恰像有個小鹿
兒撞來撞去的口裏還只得硬著膽道那有此話背地叫人走到船裡看時果然有一個死
屍骸王生是虛心病的慌了手腳跑進房中與劉氏說知劉氏道如何是好王生道如今事
到頭來說不得了只是買來船家要他乘此暮夜將屍首設法過了方可無事王生便將碎
銀一包約有二十多兩袖在手中出來對船家說道家長不要聲張我與爾從長計議事體

是我白做得不是了却是出於無心的你我同是溫州人也領有些鄉里之情何苦到爲若別去人報讎况且報得繼來與爾何益不如不要提待我出些謝禮與爾求爾把此屍骸到別去拋棄了黑夜裏誰人知道船家道拋棄在那裏倘若明日有人認出來追究根原連我也不得乾淨王生道此不數里就是我先父的墳塋極是僻靜爾也是認得的乘此暮夜無人就煩你舟載到那裏悄悄地理了人不知鬼不覺周四道相公的說語甚是有理却怎敢樣謝我王生將手中之物出來與他船家嫌少道一條人命難道值得這些些銀子今日淪巧死在我船中也是天與我的一場小富貴一百兩銀子須是少不得的王生只要省軍不敢違却點點頭進去了一會將著些現銀及衣裳首飾之類取出來遞與周四道這些東西約莫有六十金了家下貧寒望你將就包容罷了周四見了許多東西自口軟了道罷了罷了相公身讀書之人要時常看顧我就是不敢計較王生此時是情急的正是得他心肯便是我運通時心中已自放下幾分又擺出酒飯與舟家吃了隨即喚過兩個家人吩咐他拿了鋤頭鐵鋸之類內中一個家人姓胡因他爲人兇狠有些力氣都叫他做胡阿虎當下都完備了一同下舟到墳上來揀一畝空地掘開泥土將屍首埋藏已畢又一同上船回家裡來整整弄了一夜漸漸東方已發動了隨即又請船家喫了早飯作別而去王生叫家人關了大門各自散訖王生獨自回進房來對劉氏說道我也是個故家子弟好模樣的不想遭這一場反被那小人逼勒說能淚如雨下劉氏勸道官人這也是命裏所招應

得受些驚恐破此財物不須煩惱今幸得露天太平無事倒是十分僥倖了辛苦了一夜且自將息將息當時又討些素飯與王生喫了各各安息不題過了數日王生見事體平靜又買些三牲福禮之類拜獻了神明祖宗那周四不時的來假做探望王生殷殷勤勤待他不敢衝撞些小借撥勉強應承周四已自從賣了渡船開著一個店鋪自此無話看官聽說王生到底是個書生沒甚見識當日既然買囑船家將屍首載到墳上只該發起乾柴一把火焚了無影無踪却不乾淨只爲一時沒有主意將來埋在地中這便是斬草不除根萌芽春再發又過了一年光景真個濃霜只打無根草禍來只奔福輕人那三歲的女兒出起極重的痘子來求神問卜請醫調治百無一靈王生只有這個女兒夫妻鍾愛十分不捨終日守在旁遍啼哭束手待斃忽有人傳說本縣有個小兒科姓徐有起死回生手段王生便與劉氏商議寫下請帖連夜喚了胡阿虎來吩咐道你可五鼓動身拿此請帖去請徐先生早來看痘我家裏一面擺著午飯直等胡阿虎應諾去了當夜無話次日于生整備了午飯直等至未申時查不見來不覺的又過了一日到床前看女兒時只是有增無減挨至三更時分那女兒只有出的氣沒有人的氣告辭父母往闔家裏去了正是

金風吹柳蟬先覺

暗送無常死不知

王生夫妻就如失了活寶一般各各哭得發昏當時盛殮已畢天明以後將屍焚化到得午牌時分只見胡阿虎來家回復道徐先生不在家裏又守了大半日故此到今日方回王生

垂涎道可見我家女兒命該如此這般不湊巧直到數日之後奴伴中說出實話來却是胡阿虎路上飲酒沈醉失去請帖故此直挨至次日方回造此一場大荒王生聞知思念女兒勃然大怒頓時喚進胡阿虎取出作引要打胡阿虎道我又不會打殺了人何須如此王生聞得這話一發怒從心上升惡向膽邊生連忙叫家僮扯將下去一氣打了五十多板方纔住手自進去了胡阿虎打得皮開肉綻呀呀的走到自己房裏來恨恨的道爲甚的受這般毒氣你女兒瘋子本是沒救的了難道是我不得得郎中斷送了他不值得將我這般毒打可恨可恨又想了一回道不妨事大頭在我手裏且待我將息棒瘡好了叫他看我的手

勢敗奴欺主

時衰鬼弄人

不說胡阿虎暗生奸計再說王生白女兒死後不覺一月有餘親眷朋友每每備了酒盤與他釋淚他也漸不在心上了忽一日正在聽前開步只見一班應捕將進來帶了麻繩鐵索不管三七二十一望王生頸上便套王生一啣驚問道我是個儒家子弟怎把我這待凌辱却是爲何應捕嚇了一聲道好個殺人害命的儒家子弟官差吏差來人不差你自到太爺面前去講當時劉氏與家僮婦女聽得正不知甚麼事頭發了只好立著呆看不敢向前此時不由王生做主那一夥如狼似虎的人前拖後扯帶進承嘉縣來跪在堂下右邊却有個原告跪在左邊王生擡頭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家人胡阿虎已知是他懷恨在心出首的

了那知縣明時在開口問道今有胡阿虎告你打死湖州客人姓呂的這怎麼語王生道青天大老爺不要聽他說謊念王杰弱怯怯的一個書生如何會得打死人那胡阿虎原是小生家人只爲前日有過將家法痛治一番爲此懷恨備此大難望爺臺察胡阿虎叩頭道青天爺爺不要聽這一面之言家主打人是常事如何懷得許多恨如今屍首現在墳塋左側萬乞老爺差人前去掘取以看有屍是真無屍是假若無屍時小人情願忍個誣告的罪知縣依言即便差人押去起屍胡阿虎又指點了地方尺寸不踰時果然擄個死首到縣裏來知縣親自起身相驗說道有屍是真再有何說正要將王生用刑王生道老爺聽我分訴那屍骸已是腐爛的了須不是目前打死的若是打死多時何不當時就來首告直待今日分明是胡阿虎那裏尋這屍首露空誣陷小人的知縣道也說得是胡阿虎道這屍首實是一年前打死的因爲主僕之情有所不忍況且以僕告主先有一款罪名故此含藏不發如今不想家主行兇不改小的恐怕再做出事來以致受累只得重將前情首告老爺若不信時只須喚那四隣八居到來問去年某月某日閒與然會打死人否則此便知真僞了知縣又依言不多時鄰舍喚到知縣逐一動問果然說去年某月某日閒有個蓋客被王家打死當時救醒以後不知如何王生此時被衆人指實顏色都變了把言語來左右支吾知縣道情真罪當再有何言這廝不打如何肯招疾忙抽出籤來喝一聲打兩遍皂隸吆喝一聲將王生拖翻着力打了一千板可憐瘦弱書生受此痛棒擄掠王生受苦不過只得一一招成知

縣錄了口詞說道這人雖是他打死的只是沒有屍親執命未可成獄且一面收監待有了認屍的定罪發落他將王生監禁獄中屍首依舊擡出埋葬不得輕易燒毀後檢發放衆人各散訖退堂回衙那胡阿虎道是私恨已洩甚是得意不敢回王家見王母自帶在別處住了却說王家家僮們在縣裏打聽消息得知家主已在監中嚇得兩耳雪白奔回家裏來報與王母知道劉氏一聞此信便如失去了三魂一魄一般大哭一聲望後便倒未知性命何如先是四肢不動

了鬢們慌了手脚急急叫喚那劉氏漸漸醒將轉來叫聲官人放聲大哭是有兩個時辰方纔歇了疾忙收拾些零碎銀子帶在身遍換了一身青衣叫一個丫鬟隨了吩咐家僮在前引路逕投永嘉縣獄門前來夫妻相見了痛哭失聲王生又哭道却是胡阿虎這奴才害得我至此劉氏咬牙切齒恨的罵了一番便在身邊取出碎銀付與王生道可將此數與牢頭獄卒叫他好好看待免致受苦王生接了天色昏黑劉氏只得相別一頭啼哭取路轉家胡亂用些晚飯悶悶上牀思量昨夜與官人同宿不想今日遭此禍事兩地分離不覺又哭一場悽悽慘慘睡不題却說王生自從到獄之後雖則牢頭獄卒受了財錢不受鞭笞之苦却是相與的都是那些蓬頭垢面的囚徒心中好不苦楚況且大獄未決不知死活如何雖是有人殷勤送衣送飯到底不免受些飢寒之苦身體日漸羸瘦了劉氏又將張來買上買下思量保他出去又道是人命重事不輕易放只得在監中耐守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王

生在獄中又是懶懶的挨過了半年光景苦憂愁染成大病劉氏求醫送藥百般無效看看待死一日家僮來送早飯王生望着監門吩咐道你可回去對王母說我病勢沉重不好且夕必要死了教王母可作急來一看我從此要永訣了家僮回家說知劉氏心慌膽戰不敢遲延疾忙顧了一乘轎飛也似抬到縣前來離縣數步下了轎走到獄門與王生相見了淚如湧泉自不必說王生道愚夫不肯誤傷人命以致身陷縲紲辱我賢妻今病勢有增無減了得見賢妻一面死也甘心但只是胡阿虎這個逆奴我就到陰司地府決不饒過他的劉氏含淚道官人不要說這不祥的話且請寬心調理人命既是誤傷又無苦主奴家當得賣盡用產救取官人出來夫妻完聚阿虎逆奴天理不容到底有個報離日子也不要心王生道若得賢妻如此用心使我重見天日我病體也就減幾分了但恐弱質懶懶不能久待劉氏又勸慰了一番哭別回家坐在房中納悶僮僕們自在聽前關牌裏子只見一個半老的人挑了兩個盒子竟進王家裏來放下匾担對家僮問道相公在家麼只因這個人來有分教負屈寒儒得過秦庭縣鏡行凶詭計難逃肅相明條有詩爲證

湖商自是隔天涯

舟子無端起禍胎

指日王生寬可白

災星換做福星來

那些家僮見了那人仔細看了一看大叫道有鬼有鬼東逃西竄你道那人是誰正是一年前來賣壽的湖州呂客人那客人忙扯住一個家僮問道我來拜你家主如何說我是鬼劉

氏聽得聲前暗鬧走將出來呂客人上前唱了個揖說道大娘驀稟老漢潮州舊客呂大是也前日承相公酒飯又贈我白絹感激不盡別後到了湖州這一年半裏邊又到別處做些生意如今重到貴府走走特地辨些土產來探望你相公不知你家阿官們如何說我是鬼傍邊一個家僅囑道大娘不要聽他一定得知道大娘要救官人故此出來現形索命劉氏喝退了對客人說道這等說起來你真不是鬼了你害得我丈夫好苦呂客人喫了一驚道你家相公在那裏如何是我害了他劉氏便將周回如何撲屍到門說白絹竹籃爲證丈夫如何買囑船家將屍首埋藏胡阿虎如何首告丈夫招承下獄的情由細細說了一遍呂客人聽罷捶着胸膛道說那可憐可憐天下有這等冤屈的事去年別去下得渡船那船家見我的白絹問及來由我不合將相公打我垂危留酒贈緝的事乃備細說了一番他就買我白絹我見價錢相應即時賣了他又要我的竹籃而我就與他作了渡錢不想賺得我這兩件東西下這般狠毒之計老漢不早到溫州以致相公受苦果然是老漢之罪也劉氏道今日不是老客人來連我也不知丈夫是冤枉的那絹兒籃兒是他騙去的了這死屍却是那裡來的呂客人想了一回道是了是了前日正在船中說這事時節只見水面上一個屍骸浮在岸邊我見他注目而視也只因道出於無心誰知因此就生奸計了好狠好狠如今事不宜遲請大娘收進了土物與老漢同到永嘉縣訴冤救相公出獄此爲上著劉氏伏言收進盤盒擺飯請了呂客人他本是儒家之女精通文墨不必假借訟師就自己寫了一

紙訴狀願乘女轎同呂客人及僮僕等取路投承嘉縣來等了一會知縣升晚堂了劉氏與呂大夫聲叫屈遞下訴詞知縣接上從頭看過先叫劉氏起來問劉氏便將丈夫爭價毆殺船家憐死得財家人懷恨出首的事從頭至尾一分剖又說直至今日當客重來纏知愛桂知縣又叫呂大起來問呂大也將被毆始末實情根由一一說了知縣道莫非你是劉氏買出來的呂大叩頭道爺爺小的雖是湖州人在此爲客多年也多有相識的在這裏如何騙得老爺過當時若果然將何不夾船家每個相識來見一見託他報信復讐即將來託與一個船家這也還道是臨危時曾報及此了身死之後難道湖州再沒有個骨肉親戚見我久出不歸也該有人來問個消息若查出被毆傷命就該到府縣告理如何直待一年之後反是王家人首告小人今日到此地見有此一場事那王杰雖不是小人陪他其禍都因小人而起實是不忍他含冤負屈故此來到臺前控訴乞老爺筆下超生知縣道你既有相識在此可報名來呂大哥指頭說出十數個知縣一一將來記了却到把後邊的點出四名喚兩個衙捕上來分付道你可悄悄喚他同做証見的隨舍來應捕隨應命去不踰時兩夥人齊喚了來只見那相識的四人遠遠地望見呂大便一齊道這是湖州呂大哥如何在這裏一定前日原不曾死知縣又教隨舍人近前細認都駭然道我們莫非眼花了這分明是被王杰打死的舊客不知還是到底救醒了還是向羅縣像的內中一個道天下那有這般相像的埋我的眼睛一看過再不忘記委實是他沒有差錯此時知縣心裏

已有幾分明白了即便批准訴狀叫起這一千人分付道你們出去切不可張揚若違我言
拿來重責眾人唯唯而退知縣隨即喚幾個應前分付道你們可密訪着船家周回用甘言
美語喚他到此不可說出真情那原首人胡虎自有他家俱到明日午後帶齊所審應捕應
諾分頭而去知縣又發付劉氏呂大回去到次日晚堂伺候二人叩頭同出劉氏引呂大到
監門前見了王生把上項事情盡說了王生聞得滿心欢喜却以醜醜灌頂甘露灑心病辭
已減去六七分了說道我初時只怕阿虎不知船家如此狠毒今日不是老客人來連我
也不知是也是冤枉的正是

雪隱鷲鷲飛始見

柳藏鸚鵡語方知

劉氏別了王生出縣回家疑待呂太是不必說次日午後便同呂大到縣裏來候候知縣升
了堂不多時只見兩個應捕將周回帶到原來那周回自得了王生銀子在本縣開個布店
應捕得了知縣的命對他說本縣大爺要買布即時哄到縣堂上來也是天理合當敗露不
意之中猛抬頭見了呂大不覺兩耳通紅呂大叫道家長哥自從買我白絹竹籃一別直到
今日這幾時生意好麼周回口無言面如槁木少頃胡阿虎也取到了原來胡阿虎散在
他方近日偶回縣中探親不期應捕正遇着他面上前揭個鬼道你家家主人命事已有苦
主了只得原首人來即便審訊我們那一處不尋得到明阿虎認實歡歡喜喜隨着公人直
至縣堂跪下知縣指着呂大問道你可認得那人胡阿虎仔細一看契了一驚心下生

生竟踏委決不下一時不能回答知縣將兩人光景一一看在肚裏了指着胡阿虎大罵道
爾這个狠心狗行的奴才家主有何負兩直得便與船家同謀竟這般屍誣陷人命胡阿虎
道其實家主打死的小人並無虛謬知縣怒道還要口強呂大既是死了那堂下跪的是
什人喇教左右夾將起來快快招出奸謀便罷胡阿虎被夾大喊道爺爺若說小人不該
懷恨在心首告家主人情願認罪若小人招做同謀便死也不甘的當時家主不合打
倒呂大即刻將湯救醒與了酒飯贈了白絹往渡口去了是夜三更天氣只見周回攙屍到
門及有白絹竹籃為證家人都信了家主却將錢財買住了船家與小人同載至墳塋埋
訖以後因家主毒打小人挾了私讎到爺爺臺下首告委實不知這屍真偽今日不是呂大
人來連小人也不知是家主冤枉的那死屍根由都在船家身上知縣錄了口語喝退胡阿
虎便叫周回上前來問初時也將言語支吾却被呂大在旁邊面對知縣又用起刑來只得
一一招承道去年某月某日呂大懷著白絹下船偶然問起緣由始知被毆詳細恰好渡口
原有這個屍在岸邊浮著小的因此生心要詐哄王家特地買他白絹又哄他竹籃就把水
裏屍首撈在船上到了前到王家誰想他一說便信以後得了王生銀子將來埋在墳頭只此
是實並無虛話知縣道是便是了其中也還有些含糊那裏水面上却好有個流屍又恰好
與呂大相像畢竟又從別地謀害來詐哄王生的周回大叫道爺爺冤枉小人若要謀害別
人何不就謀害呂大前日因見流屍故此生出買竹籃的計策心中也道面龐不像未必哄

得信小人欺得王生一來是虛心病的二來與呂大只見得一面況且當日天色昏了燈光之下一般的死屍誰能細辨明白三來白絹竹籃又是王生及葷客的東西定然不疑故此大膽吐他一哄不想果被小人瞞過並無一人認得出真偽那屍首的來歷想是失脚踏水的小人委實不知呂大跪上前稟道小人前日過渡時節果然有個流屍這話是真情了知縣也錄了口語周四道小人本意只要詐取王生財物不會有心害他乞老爺從輕擬罪知縣大喝道爾這沒天理的狠賊爾自己貪他銀子便幾乎害他家破人亡似此詭計兇謀不知陷害過多少人了我今日也爲水嘉縣中除了一害那胡阿虎身爲家奴拿著影響之事背恩噬主情實可恨合當重刑責罰當時喝教把兩人扯下胡阿虎重責四十周四不計其數以氣絕爲止不想那阿虎前日傷寒病未痊受刑不起也只爲奴才替主天理難容打不上四十死於堂前周四直至七十板後方纔昏絕可憐二惡兇殘今日斃於杖下知縣見二人死了責令屍親前來領屍監中取出王生當堂釋放又抄取周四店中布疋估價一百金原是王生被詐之物倒該入宜因王生是個書生屈陷多時憐他無端改贖物做了給王也是知縣好處墳傍屍首掘起驗時手爪有沙是個失水的無有屍親責令諸差埋之義塚王生等三人謝了知縣出來到得家中與劉氏相持痛哭一場又到廳前與呂客人重新見禮那呂大見王生受屈王生見呂大爲他辨誣俱各致個不安互相成全這叫做不打不成相識以後遂不絕往來王生自此戒了許多氣性就是遇著乞兒也只是團和氣感懷前情

思想勞身毒恥閉戶讀書不交如此十年之中遂成進士所以說爲官數吏的人千萬不可草率人命視同兒戲假如王生這一樁公案惟有船家心裏明白不是葷客重到溫州家人也不知家主受屈妻子也不知道丈夫受屈本人也不知自記受屈何況公庭之上豈能盡昭覆盆慈祥君子須當以此爲戒

固園刑措號仁君
寄語昏汚諸酷吏

吉網羅罟最枉然
遠在兒孫近在身

第早稻田高等學院演習室

第三十卷

念親恩孝女藏原

子息從來天數

原非人力能為

最是無中生有

堪令耳目新奇

話說元朝時都下有個李總管官居三品家業巨富年過五十不曾有子開得推官院裏有個算命的開個鋪面諱人禍福無不奇中總管試往一算及時衣冠滿座多在那裡候他嘆推講總管對他道我之祿壽已不必言最要緊的只看我有子無子算命的推了一回笑一公已有子了我如何哄我總管道我實不曾有子所以來尊豈有哄汝之理算命的把手輪了一輪道公年四十即已有子今年五十八了尚說無子豈非此我一箇等道實不曾有一個爭道法已有過遞相爭執同座的人多驚訝起來道這怎麼說算命的道在下不曾受待此公自去想只見總管沉吟了好一回拍足道是了是我年四十時一婢有娠我以職事赴上都到得歸家我妻已把來賣了今不知他去向若說四十上該有子陰非這個緣故算命的道我道不差公命不孤子此仍當歸公總管把錢謝了作別而出只見適間同座座上一命的一個千戶也姓李激總管八茶坊座下說道適間公與算命的所說之話小子有一件疑心敢問個明白總管道有何見教于戶道小可是南陽人十五年前也不生子因到都下買得一婢却已先有孕的帶得到家吾妻適也有孕前後一兩月間各生一男今皆十五六歲了適間聽公所言莫非是公的令嗣麼總管就把婢子容兒年曲之類兩相質問無一

今古奇觀

卷三十

不合因而兩邊各通一姓名住址大家說個容拜各散去了總管歸來對妻說知其事妻當日得妬做了這事而今見去無嗣也有此慚悔哀憐巴不得是真次日邀千戶到家敘了同姓認爲宗譜盛設款待約定日期到他家裏去認著千戶先歸南陽總管給俸前住得了許多東西去餽送與千戶並他妻子僕妾多有禮物坐定了千戶道小可歸家問明此婢果是宇上出來的因命二子出拜只見兩個十五六的小官人一齊走出來一襟打扮氣度也差不多總管看了不知那一個是他兒子請千戶求說明白千戶笑道公自認看何必我說總管仔細相了一回天性感通自然認認前抱著一個道此吾子也千戶點頭笑道果然不差於是父子相持而哭旁觀之人無不隨淚千戶設宴與總管賀喜大醉而散次日總管各席就借設在千戶廳上酒闌千戶對總管道小可既還公合郎了豈可使令郎母子分離并令其母奉公同還何如總管喜出望外稱謝不已就帶一母子同回都下後來通籍承應官也至三品與千戶家往來不絕可見八有子無子多是命裏注定的李總管自己已信道無兒子豈知被算命的說出有子到底得以團圓可知是逃那命裏不過小子爲何說此一段話只因一個富翁也犯著無兒的病症豈知也係有兒被人已過後來一日誠認喜出非常悶了許多骨肉親疎的開目在裏頭聽小兒從容表白出來正是

越親越熱 不親不熱 附葛藤 總非枝葉 冥酒糜漿 終須骨血 如何妬婦 忍附兩絕 必是前生 非常家學

話說婦人心性最是妒忌情原看丈夫無子絕後說著買妾置婢抵死也不肯的就有個把被人勸化勉強依從到底心中只是有些嫌忌不甘伏的就是生下了兒子是親丈夫一點骨血又本等他做大娘還道是隔重肚皮隔重山不肯便認做親兒一段史有一等狠毒的偏要算計絕之方幾快活的及子女兒嫁得個女婿分明是個與姓無阻示支的他偏要認做的親是存偏心爲他倒賠如丈夫親子姓豈知女姓外向雖係言所生到底是他家的人至于女婿當時就有二心轉得背便零搭架子子自然親一支熱一支女婿不如媳兒姓兒又不如兒子總是有前妻後偏生庶養歸根結果的親瓜葛終久是一派好似別人多哩不知些這婦人們爲何再不明白這個道理話說元朝東平府有個富翁姓劉名德年六十歲人皆以員外呼之媽媽李氏年五十八歲他有潑天也似家私不曾生得兒子止有一個女兒小名叫做招弟入贅一個女婿姓張叫張郎其時張郎有三十歲招弟二十七歲了那個張郎極是貪小利刻剝之人只因劉員外家富無子他起心央媒入舍爲婿領這這家私以後多是他的了好不誇張得意却自員外自己把家私在手沒有得放寬與他亦自劉員外看有一個肚腸一來他有个兄弟劉從道同妻曹氏亡逝已過遺下一個姓兒小名叫做引孫年二十五歲讀書知事只是自小父母雙亡家私蕩敗靠著伯父度日劉員外道是自家骨肉親眼見他怎當得李氏媽媽一心只護著女兒女婿又且念他母親存日如裡不和到底結怨在他身上見了一似眼中之釘磨得劉員外暗地保全却是畢竟碍著媽媽

女婿不能十分周濟他心中長懷不忍一來員外有個了頭叫做小梅媽媽見他精細叫他近身伏侍員外就收拾來做了偏房已有了身軀指望生出兒子來有此兩件心事員外心中不肯輕易把家私與了女婿恐得張郎德朝專一使心用腹慮是造非挑撥得丈母與引孫舅子逐日抄開引孫當不起激賄劉員外怕淘氣私下周給些錢鈔叫引孫自尋個住處做營生去引孫是個讀書之人雖是尋得一間破房子住下不曉得做生理只靠伯父把得這些東西且逐漸用去度日眼見一個引孫是趕去了張郎心裏懷著鬼胎只怕小梅生下兒女來若生個小姨也這只分得一半若生個小舅這家私就一些兒沒他分了要與張家招姐相商是時算那小梅招姐却是個孝順的人但是女眷家見識若把家私分與兄弟引孫他自道是親生女兒有些氣不甘分若見父親生下小兄弟來他自是喜歡的況見受親十分指望他也要安慰父親的心這個念頭是真曉得張郎不懷良心母親又不明道理只護著女婿恐怕不能勿保全小梅生時常心下暗算恰好張郎越逐了引孫出去心裏得意在潘家面前露出那要算計小梅的意思來招姐想道若兩三人做了一路算計他一人有何難處不爭兩們使嫉妬心腸却不把我父親的後代絕了這便使得若不在裏頭候些見識保護這事做了父親的罪人留下萬代的罵名了知是丈夫見我不肯做一路怕他每背地自做出來不若將機就計暗地周全罷了你道怎生暗地用計元來招姐有個堂房她娘嫁在東庄是與招姐極相厚的每事心腹相托招姐要把小梅寄在他家裏去分她只

當是托孤與他當下與小梅商議道我家裏自是引孫官人出去張郎心裏要獨占家私姨七你身懷有娠他好生嫉妬母親又護著他姨姨兩自己也要放精細些小梅道姑娘肯如此說足見看員外面上十分恩德奈我獨自一身怎提防得許多只望姑娘凡百照顧則個招姐道我怕不要周全只是開著財利上事連夫妻兩個心肝不托著五臟的他早晚私下弄了些手脚我如何知道小梅垂淚道這等那怎好不如與員外說個明白看他怎仗做主招姐道員外老年之人他也周庇得兩有款况且說破了落得大家面上不好惹愈結下冤家了你怎么得起我有一計在此須與姨七熟商量小梅道姑娘有何高見招姐道東莊裏姑娘與我最厚我要把兩寄在他莊上在這邊等著母親與丈夫說姨七不像是走了他就托他撫養著衣食盤費之類多在我身上這這些些母親與丈夫說姨七不像是走了他每巴不得爾去的自然不尋究且等他犯這一說要衛置兩的肚腸放寬了後來看箇機會等我母親有些轉頭你所養女兒已長大了然後對員外一一說明取兩拜來那時須奈何你不得了除非如此可保十全小梅道是見姑娘厚情殺身難報招姐道我也只爲不忍見員外無後恐怕雨遭了別人毒手沒奈何背了母親與丈夫私下和兩計較兩日後生了兒子有了好處須記得今日小梅道姑娘大恩正當見印在心上怎敢有忘兩下商議停當看著機會還未及行員外一日要到莊上收割因爲小梅有身孕恐怕女婿生嫉妬女兒有外心索性把家私都托女兒女婿管了又怕媽七難爲小梅請將媽七過來對他說道媽七你

曉得借酒釀酒。媽也道：「怎樣說員外道：假如別人家甌兒借將來家裏做酒，熟了時就
把那甌兒送他本主去了，這不是借他家人一番如小梅這婢子腹懷有孕，明日或
見或女得一個，只當是你的那其間將這婢子或與或賣，不要多慮得你。我只要借他肚
裏生下的要緊，還不當是借酒釀酒媽也見如此說，也應道：「我曉得雨說的是我親著他，便
了兩放心，莊上去員外叫張郎取過那遺年近，欠他錢的文書都取出來，便叫小梅點個
燈，一把火焚了，張郎伸手火裏去，搶被火一逼，壞了指頭，疼員外笑道：「錢這般好，趣媽也
道：「借與人家錢，鈔多是小年到今，積聚下的家私，如何把這些文書焚掉了？員外道：「我沒有
這錢買業，錢安知不已有？兒子就是今日有得這些根業，若沒有這錢買業，錢我也可不
必擔得這許多千係別人，也不來算計我。我想財是什成好東西，苦盤算別人的微的
不如積些陰德，焚掉了些家裏須用不了，或者天可憐我，不絕我後得個小廝兒，也不見得
說罷，日往莊上去了。張郎所見，適纔丈人所言，道是暗也，疑有些侵著他，一發不似意道他
明明疑心我要暗算小梅，我狂做人，也沒幹何不趁他在莊上，便當真做一做也，絕了後想
又來與潘家商量，招姐見事，休已急了他，日前已與東莊姑娘說知，就裏當下指點了小枚
路，叫他到那裏藏過，來哄丈夫道：「小枚這了，夫看見我，每意思不善，今早叫他配絨線去，不
見回來，想是怪空走了，這怎麼好？張郎道：「逃走了，頭的常事走了，也倒乾淨，省得我們費
氣力，招姐道：「只是父親知道，須要煩惱，張郎道：「我們又不打他不罵他，不沖撞他，他自不是

了的父親也埋怨我們不得，我們且告訴媽也，大家商量去。夫妻兩個來對媽也說了，媽也
道：「兩個說來，沒半句員外這大年紀，見有這些兒，指望歡喜不盡，在莊兒上專等報喜哩，
怎麼有這等的事，莫不你兩個做出了些什麼，反勾當來招姐道：「今日絕早自家走了的，實
不于我們事，媽媽心裏也疑心，道別有緣故，都是護著女兒女婿也，巴不得將沒作有到認
做走了也，乾淨那裏還來查著？只怕員外煩惱，又怕員外疑心，三日兒都趕到莊上，與員外
說員外見他們齊來，只道報他生兒的喜信，心下鬪笑見說，這話來嚇得木呆心裏想道：
家裏難為他，不過逼走了他，這是有，的只可惜帶了胎去，又嘆口氣道：「看起一家這等光景，
就是生下兒子來，未必能勾保全，便等小梅自去尋個好處，也罷了，何苦累他母子性命，淚
汪汪的忍著氣，恨命又轉了一念，道：「他們如此算計我，則為著這些浮財，我何苦空積著了
做守財奴，與他們受用，我總是沒後代，越我手裏施捨了些去，也好懷著一番怨氣，大張
着榜子，約著明日到開元寺裏，散錢與那貧難的人，張郎好生心裏不捨得，只為見丈人心
下煩惱，不敢拘他，到了明日，只得帶了好些錢，一家同到開元寺裏，散去，到得寺裏，那貧難
的紛也的來了，但見連肩搭背，絡手包頭，瘋癲的，配要跪行，暗啞的，丁當日，說磕頭，拿
差，了柱拐，互喧嘩，模壁扶牆，端端了陰溝，相怨，恨鬧，執也，攜兒帶女，苦懷，憐單，夫，妻，都
念道：「明中捨去，暗中來，真叫做今朝那管明朝事。」
那劉員外吩咐大乞兒一貫小乞兒五百文，乞兒中有個劉九兒，有一個小孩子，他與大都

子商量着道我帶了這孩子去只支得一貫我討孩子自認做了一戶多落他五百文你在傍做個證見幫祿一聲騙得錢來我兩個分了買酒喫果去報了名認做兩戶張郎問道這小的舅是一家大都子傍過答應道另是一家就分與他五百錢劉九兒都拿着去了大都子要來分他的劉九兒道這孩子是我的怎生分得我錢你須拿不得我有兒子大都子道我相爾說定的你怎生多要了你有兒的便這般強橫兩個打將起來劉員外問知緣故叫張郎勸他怎當得劉九兒不識風色指着大都子干絕戶萬絕戶的罵道我有兒子是請得錢於你這絕戶的甚事張郎臉兒得通紅止不住他的戶劉員外已听得明白大哭道這沒兒子的這等沒下稍悲哀不止連媽也女兒傷了心一齊都哭將起來張郎沒做理會虛散罷只見一個人落後走來望着員外媽也媽也施札你道是誰正是劉引孫員外道爾房何到此引孫道伯伯娘前與姪兒的東西日逐盤費用度盡了今日聞知在這裏散錢特來借些使用員外看着媽也在傍着見媽也不做舌就假意道我前日與爾的錢鈔你怎不去做此營生便是這丈沒了引孫道姪兒只會看幾行書不會做什營生日日吃用有減無增所以沒了員外道也是個不成器的東西我那有許多錢勾爾用很也要打媽也假意相勸招姐與張郎對他道父親慢着舅也走罷引孫不肯去苦要來錢員外將捧一拿一直的趕將出來他們都認是真也不來勸引孫前定員外趕去走上半里路連引孫也不曉其意道怎生伯也如此作怪起來員外見沒了人纔叫他一聲引孫引孫撲地跪倒員外

抱著哭道我的兒你伯父沒了兒子受別人的氣我親骨肉只看得爾爾伯娘雖然不明理却也心慈的只是婦人一時偏見不看得你不曉得別人的肉恨不扒那張郎不是良人須有日生分起來我好勸化你伯娘轉意爾只要時節勤勤到墳頭上去看只一兩年開我着你做個大大的財主今日靴裏有兩錢鈔我瞞着他們只做趕就將來與爾爾且拿去銀錢兩口把我說的話不要忘了引孫頓頭而去員外轉來收拾了家去張郎見丈人散了許多錢鈔也心裏知道自今已後家財再沒處走動也儘勾著他了未免志得意滿自山自主要另立不鋪排把張家來出景漸漸把丈人丈母放在腹後倒像人家不是劉家的一般劉員外固然看不得連那媽媽血心護他的也有些不伏氣起來媽女兒招姐着實是在裏邊調停怎當得男子波心性硬劣只逞自意那裏來顧前管後亦且女兒家順著丈夫日逐損了也漸漸有些離著丈夫路上來了自己不過得自當不得有心的看不過一日時過清明節令家上墳祭祖張郎既掌了劉家家私少不得劉家墳地就要張郎支持去祭掃張郎端正了春祭擔子先同潭家到墳上去每年劉家上墳已過張郎然後到自已祖墳上去此年張郎自家做主偏要先到張家祖墳上去招姐道怎麼不照舊先在俺家的墳上祭掃媽來上過了再去張郎道兩嫁了我連你身後也要葬在張家墳地還先上張家墳是正禮招姐說丈夫不過只得陪他先上去墳不題那媽媽同劉員外已後起身到墳上員外問媽媽道他們想已到那裏多時了媽道這時張郎已擺設得齊齊整整同女兒在那裏等了

到得墳前只見靜悄悄地絕無影響看那墳頭已有人挑些新土蓋在上面了也有些紙錢
灰與酒澆的濕土在那裏劉員外心裏明知是姪兒引孫到此過了故道誰曾在此先上
過墳了對媽媽道這又作怪女兒女婿不會來誰上墳難道別姓的來不成又等了一回還
不見張郎和女兒來員外等不得說道俺和爾先拜了罷知他們幾年來拜罷員外問媽媽
道俺兩老日見百年之後在那裏葬便好媽媽指著高崗兒上說道這夜樹木長的似傘
兒一般在這所葬也最好員外嘆口氣道此處沒我的分指著一塊下注水滄的絕
地道我和你只好葬在這裏媽媽道我們又不少錢恐揀着好的所在怕不是我們葬怎麼
倒在那水滄的絕地員外道那高岡有龍氣的須讓他有兒子的葬要圖個後代與爾俺和
你沒有兒子誰肯讓我只剩那絕地與我們安骨頭想是無後代的不必這好地了媽媽
道俺怎生沒後代現有女兒女婿哩員外道我可不忘了他們還未來我和你且說開話我且
問爾我姓什麼媽媽道誰不曉得姓劉也要問員外道我姓劉你可姓什麼媽媽道我姓李
員外道你姓李怎麼在我劉家門裏媽媽道又好笑我須是嫁了爾劉家來員外道街上人
喚你是劉媽媽喚爾是李媽媽媽媽道常言道嫁只嫁狗隨狗一車骨頭半車肉爾屈
了劉家怎麼叫我做李媽媽員外道原來你這骨頭也屈了俺劉家了這等女兒姓甚麼媽
媽道女兒也姓劉員外道女婿姓甚麼媽媽道女婿姓張員外道這等女兒百年之後可往
俺劉家墳裏葬去還是往張家墳裏葬去媽媽道女兒百年之後自往張下去且葬去說到

這句媽媽不覺的酸酸起來員外曉得有些羞了便道却又來這等怎麼叫做劉門的後
代我們不是絕後的麼媽媽放聲大哭起來道員外你生直想到這裏俺無兒的真个苦
員外道媽媽爾這省了就沒有兒子但得是劉家門裏親人必是一瓜一蒂生前望續而
拜死後共土而埋那女兒只在別家去了有何交涉媽媽被劉員外說得明切言下大悟現
且平日看見女婿的高傲作今日又不見同女兒先到也有好些不滿意了正說間只見引
孫來墳頭收拾祭物看見伯父伯娘便拜此時媽媽不比平日覺得親熱了好些問道爾來
此做甚麼引孫道姪兒特來上墳添土來媽媽對員外道親的則是親引孫也來上墳添
過土了他們還不見到員外故意引孫道你爲甚麼不挑一春盛擔子齊齊整整上墳却
如此草率引孫道姪兒無錢只乞化得三杯酒一塊紙路表那做子孫的心員外道媽媽你
聽說那有春盛擔子的爲不是子孫這時還不來哩媽媽也老大不過意員外又問引孫
道你看那邊飛不過的住宅石羊石虎的墳頭怎不去到俺這裏做甚麼媽媽道那邊的
墳知是那家他是劉家子孫怎不到劉家墳上來員外道媽媽爾終得引孫是劉家子
孫你先前可不說如姐姐夫是子孫麼媽媽道我起初是錯見了從今以後姪兒只在我家
裏住你是我一家之人爾休記著前日的不是引孫道這個姪兒怎敢媽媽道吃的穿的我
多照管你便了員外叫引孫拜謝了媽媽拜下去道全仗伯娘看劉氏一脈照管孩兒則不
媽媽緩緩的控下淚來正傷感處張郎與女兒來了員外與媽媽問其來遲之故張郎道先
今古奇觀 卷三十 六

到寒家墳上完了事，這裏來所以遲了。媽道：「怎不先來上俺家的墳，要俺兩老日兒等這平日張郎道我是張家子孫，禮上須先完張家的事。」媽道：「姐說張郎道：『姐也是張家媳婦，媽見這幾句話，對著這箇所說的氣，得日與日長，變了色道：『你既是張家的兒子，媳婦怎生把掌著劉家的家私，劈手就女兒處，把那放匙鑰的匣兒，趁將過來，道：『已後張自張劉自劉，從把匣兒交與引孫了。』道：『令後只是俺劉家人當家，此時連劉員外也不想媽媽如此決斷，那張郎與招姐平日護他慣了的一發，不知在那裏說起老大的沒趣心。』」

道：「俺連媽媽也變了卦，竟不知媽媽已被員外勸化得明明白白，前了張郎這指點，叫擺祭物員外媽媽大怒道：『我劉家祖宗不吃你張家殘食，改日雲祭各不喜歡，而散張郎與招姐，問到家來好生埋怨，道：『誰想先上了自家墳，討得此番發惱，不打緊，連家私也奪去，與引孫望把了這如何，得過却又是媽媽做主的一發，作怪招姐道：『認道只有引孫一個是劉家親人，所以如此當初你却要暗算小梅，他有些知覺，預先走了，若留得他在時，生下以兄弟須不讓著引孫上前了，況是已兄弟還情願的讓與引孫，實是氣不甘，張郎道：『平日又與他冤家對頭，如今他當著一家，我們倒要在他喉下取氣了，怎麼好還不如再求媽媽，則个招姐道：『是媽媽主的意思，如何求得轉我道理，只叫引孫一樣當不成家罷了。』張郎問道：『計將安在招姐，只不實說，但道做出便見，不必細問。』日劉員外做過東道，請著鄉里人把家私交與引孫，掌把媽媽也是心安意肯的了。招姐曉得這個消息，道是張郎沒趣，且發

出外去了，自己著人悄悄東莊姑娘處說了，接了小梅家來，元來小梅在東莊分晚生下一個兒子，已是三歲了，招姐私下寄衣食去看兒，他母子只不把家裏知道，惟恐張郎曉得，生出別樣毒手來，還要等他再長成些，方與父母說破，而今因為氣不過，引孫做財主，只得去接了他母子來家，次日來對員外道：『爹不認女婿做兒子，也罷，怎麼連女兒也不認了，員外道：『怎麼不認，只是不如引孫親些，招姐道：『女兒是親生，怎麼倒不如他，引孫外道：『你須是張家人了，他須是劉家親人，招姐道：『便做道是親，未必就該是他，掌把家私員外道：『除非再有親似他的，纔管他，那裏還有招姐，笑道：『只怕也有不見得，劉員外與媽媽也，只道女兒忿氣說這些話，不在心上，只見女兒走去，叫小梅領了兒子到堂前對爹媽說，道：『這可不是親似引孫的來了，員外媽媽見是小梅，大驚道：『兩在那裏來，為何遁逃走了小梅，道：『誰是親，守着孩兒哩，員外道：『誰是孩兒，小梅指著兒子道：『這個不是員外又驚又喜道：『這個就是你所生的孩兒，一白怎麼說，敢是夢裏麼，小梅道：『只問姑娘，便見明白，員外與媽媽道：『姐快些說來，招姐道：『父親不知，聽女兒從頭細說一遍，當初小梅姨媽有半年身孕，張郎便嫉妬心腸，要暗算小梅，女兒想來，父親有許大年紀，若暗算了小梅，便是絕了父親之嗣，是女兒與小梅商量，將來寄在東莊，姑娘家中，分晚得了這個孩兒，這三年只在東莊，姑娘處撫養，身衣口食，多是我女兒照管他的，還指望再長成些，方纔說被令見父親，認道只有引孫是親，女改此語，他來家，須不比女兒，可不必引孫是親些，麼小梅也道：『其實虧了姑娘若

當日不知此周全怎保得今日有這個孩兒劉員外聽罷如夢初覺如醉方醒心裏感激著
女兒小梅又教兒子不住的叫他爹爹那員外聽得一聲身也麻了對媽媽道元來親的只
是親女兒姓劉到底也還護著劉家不肯順從張郎把兄弟壞了今日有老住見不致今經
後了此則不在絕地上安墳了皆是孝順女所賜老夫怎肯知恩不報如今有个主意把家
私做三分開女兒姪兒各得一分大家各管家業和氣過日子罷了當日將家人分
了張郎家來一同引孫及小孩兒拜見了鄰舍諸親就做了分家的筵席盡歡而散此後劉
媽媽認了真十分愛惜著孩兒員外與小梅自不必說招姐引孫又各內外保全張郎雖是
嫉妬也用不著畢竟陪養得孩兒成人起來此是劉員外廣施陰德到底有俊又恩待骨肉
原受骨肉之報所謂親一支熱一支也有詩為證

女婿如何有異圖

若非孝女關疼

總因財利令親疎

畢竟劉家有後無

第三十卷終

第早稻田高等學院演習室





